

春秋折中

傳

二十三至二十八

六

襄 襄 昭 昭 昭 昭

自二十六年

自二十九年

自四年

自八年

自十三年至十七年



口仁12
1436
6





春秋稽古卷五十七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二十三傳十八

襄公五

二十六年會于夷儀之歲至成而不結

杜預云傳為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折衷曰杜云後年者從二十五年而言也云前年之末者亦謂二十五年也因知杜之前此傳在二十六年之傳首而杜分別之以寄二十五年之末即今本是也故云傳為後年修成起而猶標一傳字一連之文在二十六年之首莫明於是

為他文亦可例證也杜不知而別之故為寫誤耳

馮李驛云此正先經始事之例如惠公元妃篇冠于隱元年不書即位之前是也

折衷曰惠公元妃亦是與不書即位一連之文馮不知經傳本別且先經始事如記審惠子召悼子命納君是也

朱也當御

折衷曰御自車御之御轉杜云進也非

拂衣從之

折衷曰杜云拂衣褰裳也必不然

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

折衷曰不心競即不務德也力爭即爭善也无德而爭善是

私欲也劉炫謂專責子朱馮李驛云上句無責叔向下句專責子朱蓋私公之對而諸子重見私欲故為不在赫向然於全文不協

殺子叔

孔穎達云剽穆公之孫黑背之子子叔黑背之字今云殺子叔舉其族也

折衷曰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子叔剽之字明矣然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子叔黑背侵鄭孔疏因為黑背字而子孫成族愚按今剽見為君何族之有且以无謚稱子叔不舉字若名而舉族必无此事剽為黑背子亦未可必子叔黑背誠可疑也然如此差誤傳

間有焉、不可以一而拘執也、

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杜預云、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

折衷曰、詳傳意、本當書入、今衛衍、國聽而復其位、不可書入、故傳云、國納之也、以見書復歸之義、杜不詳成十八年、曰國逆而立之、曰入之、傳意、又因此傳、書入書復歸、皆為國逆之文、果然、何所識別、而今傳故言之、杜謬矣、

吾子獨不在寡人

傳遜云、杜云、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寧喜之言、故怒之、陸云、衛侯以文子不通內外之言、故怒之、其曰不在寡人、猶鄭厲

念

公責原繁云爾、若文子譏寧喜、特私說耳、何得聞之、愚謂二說皆未允、其云不在者、猶云心不在我耳、則存問通內外之言等事、自在其中、

折衷曰、傳說穩貼、但陸辨亦允、杜則大鑿、

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折衷曰、杜云、所怨在親、其言漫矣、如凌稚隆云、文子有置君不知奕棋之言、故衛侯聞而怨之、則與杜不在之解、同誤、厲之不知、

折衷曰、斥惡也、厲之不知、言不知與衛惡也、孫氏欲不與衛抗、故初衛之來侵、不禦而愬于晉、及其殺晉守、而不得已、孫蒯追之、猶未敢擊、然勢不可已、故文子云、不知惡之、使擊衛、

也。於是孫蒯從而擊敗之。杜不知之云。厲惡鬼也。何由此殪綽於惡鬼。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傳遜云。杜云。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趙子常曰。晉以黻冕命士會。傳言請於王。此不言請。則自賜之也。蓋禮樂之自諸侯出久矣。今杜以路車之命。非諸侯所得專。故云。爾成二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註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易新。此說允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則可。豈禮也哉。愚謂以晉主盟。大國命士會。猶請於王。豈鄭以小國而敢專之。傳不言請於王者。亦者文互見耳。成公二年。鞏朔獻舟捷于周。王曰。未有職司于王。

尤

室。則知諸侯國卿皆王所命也。若魯以侯國而服事于晉。豈敢專以王之車服。賜伯國之臣。杜所註皆其事。理宜爾。陸謂改之不可。尤非也。且今制。大臣既膺上賜章服。則亦得自造。或受饋遺而服之。魯獨不可以新王之賜乎。

折衷曰。子展為鄭上卿。此嘗請於王。王既許之。先路三命之服者也。今因其素而賜之。以賜為榮也。王既許之。爾來其自造。國君賜之。亦无所嫌。何必王物。其數亦不限一。多少有之。何不可也。諸儒苟有賜文。則必為新賜爵位。果然。則此重於邑。何以為先物。且魯何得賜晉卿。究則云。改而易新。魯何改晉卿之車服。如趙為諸侯之僭。則腐儒常談。何知古乎。其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謂天下之命令。自伯主出也。禮樂帶說耳。

雖春秋諸侯何恣制作禮樂唯是會同朝聘燕享之儀少有異同或如晉之墨衰魯之鬢者有之故并言之尔拘儒讀書死板且以譏古為心故然尔子產辭邑而不辭車服公孫揮為不失禮此為為僭矣或曰子產位在回而受次路再命不亦超過乎曰先王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而三命也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鄭次國而今有六卿乃知上卿次卿命於天子三卿以下命於君也命於君再命乎子產在回故再命乎其未可知也

先八邑

折衷曰周禮云四井為邑杜樾之云八邑三十二井按周禮土田之制積四井為一邑此立制云尔其实山川形勢邑有

小大不必四井周禮之法大率然不可泥也若賜三十二井之地則不可以八邑稱也刘規甚允

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

折衷曰伯州犂欲使皇頡言為王子所獲故先云君子也微示其意杜云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非

子大叔為令正

折衷曰正正辭即貨贖之辭也杜云主作辭令之正非也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折衷曰杜云取田六十井按鄭伯賜子展八邑杜說則為三十二井賞田已然晉取於衛而與孫氏何僅云六十井乎且傳未有以井言者服說為允孔疏云六十之文總屬懿氏

不見經傳，則鼻細可知。蓋懿氏猶後世縣也。六十，其屬邑也。以不見經傳為鼻細強甚。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

折衷曰：澶淵之會，衛侯行而喜見執，正策在國，未之聞，故先書宋公。而此在後，杜云：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必須告，則他國或然。魯侯見在會，當即時告，何待秋？杜非也。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折衷曰：向戌方議平吏，適與声子至宋相會，故挿入之也。不聞涉于声子事也。杜以下通使於晉為通平吏，不知傳有挾寫之法也。孔疏為既平云，声子說子木在明年可笑。

晉卿不知楚其大夫則賢也

顧炎武云：如宋之盟，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是也。

折衷曰：声子為伍舉說於子木，槩謂晉人不知楚人，豈論卿與大夫之賢否乎？卿謂晉人，大夫謂楚人，顧以趙孟叔向當之可笑，其實豈必楚人賢於晉人，大夫賢於卿乎？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杜預云：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

折衷曰：下國自天言，天命湯為下國之主，杜意蓋謂諸侯奉為天子非。

所謂不能也

折衷曰：治民以勸，賞畏刑恤民，今云不能者，不能於是三者。

卽不治民也、不用其材、在其中、杜云、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不能用其人、前無所謂非也、

繞角之役至獲申麗而還

折衷曰、成公六年、欒書救鄭、元甚功而還、及八年、獲大功、鄭遂服、雖二役本是一事、故以繞角起之、總二役論之、六年、晉及侵蔡也、楚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晉乃還、今声子專歸美於折公、故不及此、此云敗申息之師於桑隧者、卽成八年云、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是也、彼楚卽此桑隧、申驪、申尹、以知敗申息之師、略於彼而詳於此、傳此例甚多、又襲沈、獲其君、六年之傳、不言之、至八年云、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楫、併此傳、其美益明矣、

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折衷曰、夫人凌本、馮本皆作大夫、林本亦同、而林為夫人解、朱申本作夫人、雍子之事、无所考、則未知是非、不善是、杜云、不是其曲直、不成美、故林叟通之云、善能也是、正也、君與夫人信其父兄、不能正其曲直、強甚、馮云、猶言不喜此人、亦非、變范易行以誘之、

折衷曰、易變易之易、賈鄭是也、但為易道、易卒伍、非也行、列也、謂易軍列之次、杜云、簡易兵備、兵備豈可言行、

昧於一來

折衷曰、杜云、昧、猶貪冒、此豈可以貪冒看、

釁於勇番於禍

折衷曰杜釁訓勳番訓貪皆強要不得其解也
二十七年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刘炫云晋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国睦耳
不重是也

折衷曰不重言諸侯非傳文亂晋宋本泥而削之耳歸汶陽
之田而諸侯貳知刘意則亦唯魯為蒲盟謂之何

君失其信而國无刑

折衷曰刑法也謂賞罰無法朱申云謂不能討林父為刑罰
之刑非

不亦難乎

折衷曰言国无刑則身難立謂所以出亡之故觀下文且縛

使之可見也杜云難以治國非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傳遜云杜云稅即總也喪服總纓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
本无月數痛慙子鮮故特為此服陸云礼日月已過乃聞喪
而追服謂之稅獻公痛慙子鮮故為此服疏引服虔說意亦
如此杜以稅為總非是疏原杜意以為兄弟之服則當齊衰
期稅乃服之輕者何以得云如稅也言如於義有不通故以
稅作總又云獻公尋薨故言終身殊不知諸侯絕期无為兄
弟追服之礼今公獨服此服故曰如稅於義何不通乎乃謾
即以總重謬解其制也子鮮之卒年月无考何由知公服之
尋薨乎以尋薨言終身不本其情誣矣

折衷曰杜以稅為總固牽強陸傳依服虔為追服亦非也禮
過而追服為稅此豈稱而非服名也本文云如稅服則服名
而非追服也且言如則亦非稅也果然當云稅而終身也孔
疏已以如字故不取服虔而傳云於義何不通乎其義何在
又終身字杜為獻公尋薨傳破之是也然亦不能為說均不
通耳愚按上文不言子鮮之死則公喪之語氣不相接蓋此
句亦叙子鮮之事而文有脫誤不然則衍文終身即上文終
身重出也公字因下文公與免餘邑重出也古文固有不可
通者儒者以不知為恥即牽強傳會不從闕如之聖訓如此
章是也

唯卿備百邑

折衷曰諸稱賜邑非四井為邑之邑又非一乘之邑即十室
之邑十室之邑之邑也杜某四井之邑某一乘之邑非也

仲尼使季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折衷曰多文辭謂禮文備故曰使季是禮杜為言辭云宋向
戌自義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
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殊不知使季是禮謂使弟子為式
也展賓主之辭仲尼何舉之杜說甚迂僻

晉楚各處其偏

折衷曰朱申以為一藩以隔晉楚故云晉必藩之北楚處藩
之南可笑

伯夙謂趙孟

折衷曰伯夙荀盈與否誰知其實果兵哉杜服

吾左還入於宋

折衷曰諸侯聚於宋將盟為營即西門外之地而晉處北偏楚處南偏故左還入於宋其便利下云將盟於宋西門之外至此見其處也杜以西門外在下文為唯盟時在此故云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此以處偏為宋南北和卒之會何隔城在南北且有急必在西門外之盟杜非

單斃其死至非子之患也

杜預云單盡也斃路也不病者單斃於死傳遜云愚推杜意蓋以食言者必速亡不患病而盡皆路仆

地以死此恐大遠于事理井向不應如此易言竊以為不病不能為人病之害也傳文簡古故若此耳

折衷曰杜解不足言傳不病之解亦非也不病豈不病乎也朱甲云楚人食言尚不自以為病大遠矣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

傳遜云杜云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陸云病宜屬下謂為楚所攻而病則與宋同受其禍必能致死助我愚謂杜說既未盡而陸說尤謬蓋弭兵之謀倡自宋晉恃宋而保焉致有衷甲之病則禍自宋起而晉因宋致病矣宋安得不致死以敵楚乎

折衷曰因宋而守病必是謂與宋戮力禦楚也叔向不必以

入城為言、杜因趙武言為解、非也、陸祭以守絕句、病字屬下、非傳之語氣、且病謂楚病我也、陸重看病字、非也、至傳說則大鑿矣、叔向何本禍自宋起為言、且宋固與晉、雖不禍自宋起、亦當自致死、豈可以解此乎、邵寶云、夫猶人人也、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倍楚、折衷曰、邵說非也、補正无名氏辨之、今從之、又不及是、

馮李驛云、林注不幸而死、尚隔一層、正義想楚人之情、不應及是惡、語氣連上、不似起下、亦非、折衷曰、不曰繼、而曰又、正義甚穩、然有稱兵以害我之語、則非不及是惡、馮說是、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

折衷曰、晉卿不如楚、一時為伍舉說之、非實錄、如衷甲、則趙武不為之、正義以此當彼、非也、

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折衷曰、此謂士會神人歌之、以儷語記之家事、與祝史對、治言於晉國、與陳信於鬼神、對、無隱情、與、無愧辭、對、而其即夫子之三子、神人二項之文也、旧治字屬上、絕句、為三項、非伯有賦鵠之責、

折衷曰、此詩怨君親之放縱也、蓋諸公子所為者也、旧因趙孟牀第之言、為刺淫亂、大非、請免死之邑、

折衷曰、有罪者、可以功贖死、故古通稱、自訴功、謙曰免死也、非向成、新設言也、杜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此注似唯請賞、而非親免死、孔疏云、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故請賞邑也、未知杜意然否、而亦皆非也、服脫則不足言、

難吾助女

折衷曰、謂力雖敵、而不能去也、難如字、叙文乃且反、林云、若有他難、並非、

崔明夜辟諸大墓

杜預云、開先人之冢以藏之、

折衷曰、云辟諸大墓、則辟字不可、但以開看也、以大墓宜為

先人冢、我不信焉、且何於先人之冢、

楚遠罷如晉涖盟

折衷曰、宋盟、唯是晉楚和耳、故其後固盟、而齊秦不與焉、而晉楚兩君未親盟、故曰者、荀盈自會、遂涖盟楚、今遠罷來而涖盟、於是而和義全成矣、杜云、報荀盈也、暗于此義、且不知涖盟之意也、

十一月乙亥朔日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杜預云、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成、而在申、故知可再失閏也、

折衷曰、傳曰、日月之會、謂之辰、今食日而云辰在申、則為合朔之辰、何有異論、且斗建荀差、即可見焉、不待以食知之矣、

荀

杜以辰為斗建不知何拠司歷之過趙子常陸燾皆為周司歷極是諸說詳見傅氏辨誤文長不載
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杜預云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

折衷曰過竊稽古子丑等十二每朔日月之會宮也星紀玄枵等歲星之次宮也甲乙只是日名而不與于天也月三十日止十不可紀別故借子丑配之回旋六十日乃子丑非日之正也故以甲乙為幹子丑為枝古枝幹止紀日未嘗他用焉後世以紀年非古也甚者以歲星之次然則今年在丑者明年當在寅也今右旋而在丑者退在子其非可見也故子丑者朔次故稱十二辰歲星之次名星紀玄枵等也甲乙

者紀日之名古不相混焉以數目紀日亦後世而非古也又以君即位年為元年而因別不同也古无紀年故以革稱之知云會于夷儀之歲存人城邾之歲是也

蛇乘龍夕宋鄭之星也

折衷曰後世五星為五行之精以歲星為水為龍本此傳而附會焉蛇乘龍一時取象非本為龍故至下為角亢之事角亢有龍象也古无五星之稱何況五行乎又以方配五行古唯以南北為水火之位木金非水火之等何有東木西金皆後世杜撰而非古也

先事後賄禮也

折衷曰事以凡言之則指貨賄之事杜泥下文小事大之事

字云事大國、當先從其改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非也、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

折衷曰杜云、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非傳意、

女何與政令之有

馮李驛云、言汝小官、何關國之政令、林注、小國大夫、何得與
楚之政令、非

折衷曰、政令、朝會之令也、林注、固非、馮氏尤非、

欲復其願

杜預云、欲得鄭朝、以復其願、

折衷曰、楚願、豈獨鄭而已乎、

舍不為擅

杜預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

折衷曰、此旅途每止宿為壇也、若為受郊勞、則子產何自鼻

下而損國亂、必不然也、壇、封土之說、宜從、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折衷曰、林云、能捕執得盜賊、以賊告、而及其身、使以功贖己

罪、邵氏云、得賊以告、猶今律所謂能自捕得者也、不然、何從

而知之、何從而反之、如二說、則傳遺語、不當如是、今從正義、

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

折衷曰、賦詩之法、斷章而取句、義從心所欲、不拘本志、故云、

余取所求、古之詩教、蘆蒲葵之言、甚明矣、杜猶不知、而云、譬

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

子家曰子之言云

折衷曰子家杜為折歸父馮氏為慶封按後文謂子家速歸及子家弗聽皆是慶封且不用盟歸父何得自許馮氏為是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折衷曰邵氏云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知禮將作而以何得問其子既得得木之對則知其知所從違矣故以慎守堅之謂守志非守其本此說極是杜云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此或然就有者而為隱語也但杜觀其云善其不志於貨財則不知為隱語大可笑也顧氏因邵氏為說未知然否余且注之具其說

吳句餘予之朱方

傳遜云杜云句餘吳子夷末也按史記吳世家書此更於餘祭之三年司馬貞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云夷昧服虔亦云是餘祭正義以慶封於此年之末來奔魯有人來讓方奔吳明年五月而閔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邑故杜以為夷末愚按世家諸書所言甚明而正義由以附杜即五閱月矣獨不能以一邑封之乎

折衷曰史記不足為據正義所言非无之之更且傳多終言者未可必今明年賜然杜預服虔司馬貞均之臆度非知而言也其實安可知焉此何緊要諸儒不能翫疑喋々爭是非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折衷曰此為冬書甲寅先發之杜云燹時已聞喪當書故發

例春秋赴者猶不書焉况聞者乎何嫌之有

慶氏之邑足欲

林堯叟云慶封邑厭足其欲馮李驛云足欲言使人可欲不必作厭足解

折衷曰欲卽上文人之所欲之欲也故林云厭足其欲是也馮却是欠明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折衷曰在外承亡无日言之正義言以外不得益吾一邑非且夫富知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无遷也

折衷曰馮李驛云富從山富声古福字是有幅義也甚穿鑿卽福有幅義本文非以福取譬也近來此方學者喜僻此類

善言之可惡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折衷曰莊公之更殯與尸崔杼同日故以莊公起文傳文簡古往々如此杜云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此以其棺之言為莊公見之故云然殊不知棺崔杼之棺也果如杜說則莊公之棺亦尸之而與崔杼同罪也豈其然乎且云殯于大寢豈尸之乎杜大謬矣

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折衷曰宗室非廟季蘭非女杜批毛傳為解非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

折衷曰此二句甚難解矣但專之厲叔仲子杜云言足專任

乖文理、始學者杜云言未識遠、叔孫謂惠伯、不宜以不識遠也、必是譬喻之言、今以鄙意註之、

春秋稽古卷五十七

折衷第二十三左傳十八

春秋稽古卷五十八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二十四左氏傳十九

襄公六

二十九年王正月公在楚、親不朝正于廟也

折衷曰、杜云、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其意則美、然昭公在乾侯、亦書之、季氏告廟、恐无此事、故改之、

楚人使公親禭

凌雅隆云、先是公行及漢、聞楚喪、欲還、則康王卒、在公未至前、公至、當已殯矣、禭所以衣尸、既殯、堂容又使公親禭、要
是止公送葬、則有之、

折衷曰雜記有委衣于殯東之文孔氏備引詳辨之凌氏不啻不讀雜記未見孔疏也直情徑行後儒皆然
祔殯而襚則布幣也

孔穎達云若使巫人先往祔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祔除既了而行襚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无異
折衷曰孔說誠然終君臨臣之喪于楚難為言故但云布幣也臨臣喪是穆叔之微意

乃使巫以桃茢先祔殯

傳源云杜云茢黍穰陸樾說文紮黍穰剗茢也又剗茢曰葦華也剗剗二字自異茢亦作若尔雅謂之藪祔殯者以若為帚非黍穰也杜誤以紮為剗孔疏因傳會云今之若帚或用

藪穗或用黍穰謬矣今案以若為帚可除不祥故用之與黍穰何異物性各有宜用不可同也杜說誠謬矣

折衷曰尔雅說文亦多傳會不足徵古剗變為若夕變為若若又為藪古豈然乎我未之信不知闕疑若帚之除不祥亦是後世之俗何得律諸古

祗見疏也

孔穎達云多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祗解云祗適也晋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祗同音

折衷曰樾疏杜孔本皆作多觀馮李驛云祗當作多則近代諸本皆作祗視論語則多見是古之成語作祗者以義改之也况晋宋杜孔皆作多今復舊作多

榮成伯賦式微

折衷曰、只是取胡不歸之義、杜云、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本不知詩說之妄也、

公治致其邑於季氏

折衷曰、杜云、本從季氏得邑、不必然、按古屬官如其臣、觀士會於先蔑、曲沃人之於欒、盈右宰穀於寧喜、可以見也、況季氏專魯國、致於季氏、其所也、

非德賞也

折衷曰、德、恩德之德、杜云、非以我有德、非也、

季孫見之則言季氏知他日

折衷曰、與季氏言、不必政事、林注鑿、

子皮即位

折衷曰、杜云、子皮代父為上卿、以下文觀之、子皮未為上卿、鄰於善民之望也、

折衷曰、杜意、鄰國施善政、則我民羨之、日望君降惠、故云、民亦望君為善、此因鄰字、及下宋飢為此解、然凡曰民之望也、皆謂為民所仰望也、不得傳意、故為僻說、

夏肄是屏

折衷曰、城、把、故杜以屏為城、拘、

侈將以其力斃

折衷曰、杜云、力、力、而自斃、本文云、以其力、分明斃於力也、則力非侈乎、何得云力、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折衷曰不尚取之甚難解杜云不尚叔侯之取貨此夫人怒叔侯辭不宣知是大淺且與下文叔侯對不令馮李驛云此取字照下將何所取當指魯取杞田而言亦與毋寧夫人不合非也服虔云不尚々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可與下合然尚字不穩且以尚取為殺強也今以意改解

而何有焉

杜預云何有益歸之

折衷曰有實字杜以虛字且盡歸從何處得之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折衷曰凡詩說詳於詩經原志今諸家浮說不復具論

猶未也

傳遜云杜云猶有高紂未盡善也陸云二南周詩何關高紂賈逵言未有雅頌之成功雖近而未盡蓋言其王化之局於一方猶未大行耳

折衷曰諸說皆未可杜云猶有高紂此所以局於一方也陸非之何乎然杜本不知詩又不知樂夫未盡善孔子論武也可言之於二南至解始基之云周南召南王化之基其膚淺漢晉之說大率如此不唯杜也自孔穎達以下至陸傳皆失其本不足與言

為之歌邶鄘衛

朱申云三國之詩皆衛詩也而必別而三之者豈非以疆土

不同故音調亦從而異歟然不可考

折衷曰三國為晉衛詩唐風為晉詩此漢以後所以不知詩也

義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折衷曰諸儒依秦離一篇解之而其秦離次序說何得實哉國未可量也

折衷曰杜云其或將復興傳折之云齊亡為田氏所篡何復興乎而其說云言後將強大指桓公伯業耳杜既迂傳加鑿桓公已往矣何得云未也服說得之

為之歌秦

折衷曰秦封之事原志詳之杜云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

不同言仲尼刪定漢人之妄說詩周典仲尼何忍刪之此之謂夏聲

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旧

折衷曰秦而云周之旧分明先王之遺化皆以秦視之何讀書之粗乎諸說秦更皆馬遷等杜撰豈足擬乎

義哉泯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傳遜云杜云泯泯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作儉字之誤大而約則節儉易行愚謂凡此等語意皆若相反而實相成者上文謂大與婉不相謀則險與易亦然若云節儉易行非二句

語意矣。蓋云中庸之德，雖難成而乃易行，與大而婉句意同。又儉字與汎々意亦不相涉。

折衷曰：汎々定為中庸之聲，无柰。婉亦非約也。傳辨杜誤甚善，其說則非也。林西仲云：凡物大則高亢，而此聲大而又順。凡路險則難行，而此聲險而易行。此說是也。但又云：但惜无賢君耳。此杜說而非者，本文无无賢君之意。

凌雅隆云：婉委曲猶言細處也。

折衷曰：婉从女，非約字之義。凌自約轉，將以對大，其失益甚。朱申云：今魏風多刺褊迫之詩，言大而婉者未詳。

折衷曰：魏風言儉迫，序之杜撰，詩无之。況聲乎。

國無主其能久乎

折衷曰：杜云淫聲放蕩，无所畏忌，故云國无主。林西仲云：聲流蕩而无所歸，國難久存，皆以已意言，所以國无主，與不能久，誰知其必然焉。誣亦已甚矣。

義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林西仲云：周德衰，故聲中有思有怨。然有周初遺民，故不至攜叛誹謗，存忠厚之意也。曰注先王指殷先王，謬。

折衷曰：有遺民，謂遺化在民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以先王之遺化猶在民故也。西仲亦非。

杜預云：衰小也，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折衷曰：衰豈小乎。先王為殷王，則若文武成康何。服虔謂此嘆變小雅也。其周德之衰微，疑其幽厲之政也。此說得之。然

本不知小雅之亂正變之妄也。按諸侯之宴享皆用周樂，魯宴季札鹿鳴等之樂，享時已奏，不須復歌，乃知此是汚水以下也。孔疏不之知，大費解。傅遜引葉夢得說亦不知也。大雅尽是盛時之音，其衰廢之詩，寓諸小雅，其說詳於詩經原志為之歌大雅。

折衷曰：漢儒不知雅之為音，以為正。杜因云：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大雅豈盡文王之詩乎？詩豈正天下之具乎？復而不厭衰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墮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折衷曰：杜云言通備，云常日新，云知命，云節之以禮，云德弘太，云不自顯，云因民所利而利之，云美然後取，云守之以道。

道

云制之以義，此以樂為人也。

八風平

折衷曰：隱元年云節八音而行八風，是八音行八風之義，故八音而云八風平。杜徒云八方之氣謂之八風。

節有度字有序

杜預云：八音克諧，節有度也。无相奪倫，字有序也。

折衷曰：歌之節度，字之有序，不闕八音諧與不奪倫。

盛德之所同也

杜預云：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折衷曰：只云頌，何從見殷魯？況季子請周樂而不請殷魯，則唯是周頌而已。且殷周必不同其音，魯則非頌，何得同？且伯

禽何得與湯武比隆、況為僖公者乎、

見舞象削南籥者

折衷曰、下舞舞樂云韶削、因知樂具舞、乃以削稱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即象削也、篆削南籥之名、周禮每所見、杜云文王之樂、此必然哉、何以知之、周禮云舞大武、以享先祖、則凡宗廟皆用大武、而象无獨无所屬、且下文云、猶有憾、則為文王明矣、乃知文王之廟、別制舞而奏之也、至南籥之義、則失傳、每所攷、不可強解、

杜預云、象削、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

折衷曰、杜以削籥為舞器、无稽之言也、又為二舞、下云、美哉、猶有憾、非評二舞者也、

程大昌云、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鍾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折衷曰、鼓鍾之詩、謂歌雅歌、南以舞也、若以籥為二南之籥、則上之以雅、何所屬、夫二南為鄉樂、此之南籥、若為二南之舞、安與象舞並論、況象削南籥、本非謂二舞者乎、

陸祭云、削、即下韶削、同義、書稱籥韶、司馬貞云、削、即籥也、折衷曰、籥韶、之削、豈得為一、多見牽合、

傳遜云、象、即所云羽、以象文德、于以象武功、象、其德耳、折衷曰、象字、或如傳說、然亦意料、何知必然、

曰美哉猶有憾

傳遜云、杜從服虔之說云、根不及已、致大乎、陸謂、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何憾之有此自觀者憾之耳愚謂札上下評議皆就其樂而言何獨於此乃自後人觀者言之文王事殷之心雖忠而視民知傷之意尤至何忍殷民之困於紂亂必有憾焉者矣

折衷曰季札見舞猶有遺憾是德大而無王容也杜傳皆就文王心事而言非也獨顧岑武云未洽於天下此得之然意不足故改解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傳遜云杜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箏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今

讀傳文似不然季札以韶樂德至盛无加故云雖有他樂不敢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聞樂而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故臆度之以為其在吳素所涉見故能然今總讀傳文意皆似得於聞音而以意測度之者非素知也然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能至此或左氏文有附會不可尽信而杜多曲為之解耳故姑存其疑焉

折衷曰樂其本聖人寫天地和氣作之而升降從風氣夫星象卜筮猶能知災祥吉凶禍福而況禮樂人以成德謂賢者聞之不知得失可乎自戰國滅禮樂人不知其妙傳氏疑其附會聽擊磬而論孔子論語亦有附會乎已不知古輒非左氏可勝言乎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傳遜云杜云吳子餘祭嗣立愚考餘祭以襄公二十五年立距此五年矣而復稱嗣君非也且餘祭以此年五月遇弒而夷末既立何得舍初立之新君而稱為五年所立遇弒之曰君乎使果為餘祭所遣則吳魯鄰壤弒君大事禮豈不聞若使聞之則彼知禮者必有聘而遭本國君喪之禮禮何謾然不顧而揚之歷聘上國知是乎皆非事情矣蓋此必夷末所使無疑夷末以五月立而季札以六月至魯量其道里日月亦適相當也不知杜何故而不少考踈畧如此折衷曰傳辨切當余已於經詳之

典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

杜預云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己而不為彼貨利

折衷曰以縞帶為大帶禮无明文王藻云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季札不可以弟子視子產疑縞帶大夫宰居之帶而非禮服也紵衣他无所見恐亦非禮衣縞古為何狀未可知白經赤緯此鄭玄說不知古然否後世吳地出苧杜以紵衣當之安知古必然況紵從糸又安知紵之必帶至吳地貴縞云云之說大是鄙陋君子之交何在為貨利與否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傳遜云君不德而臣多賢且富故政歸之愚改其句於大夫讀

折衷曰、文意君侈而多良大夫大夫良而皆富也、良字含大夫大夫含良字、若以大夫句、則似非語氣、故仍以良字句、不然、宜良大夫皆富、一口氣讀也、政在家、不由厚施、杜云、富必厚施、故政在家、非、

齊公孫慶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

折衷曰、二子放止是止无罪也、而書出奔者、止素不德、自取之也、傳之放字、罪二子、非宥之之義、杜云、放者、宥之以遠、若在經、則然矣、非此之所用也、

其與幾何

折衷曰、此倒字、與平声讀、親文如字、或音預、誤、

三十年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折衷曰、顧氏云、季猶畸也、大非也、補正附注云、季猶未也、指最後甲子而言、此說得之、今取注之、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折衷曰、算家布籌、畫一為一、二為二、三為三、四為四、五為五、六為六、七為七、八為八、九為九、蓋古亥字為𠄎、或為𠄎、後轉為夾、為亥也、一、如算之六、故以算而云、有二首六身、其文簡略、其實身有三六、故杜云、併三人為身、如算之六也、注亦簡、

云併三人者、謂併也、下二如身、杜云、下亥上二、豎置身旁、是也、其形如𠄎、此算家布算之法、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也、諸家不知算、其說皆憤々、如傳之非杜、最可笑者也、獨顧氏補正之、附說得之、孔穎達非不知算者、然不得杜氏之意、

連引說文而云云、夫說文漢儒臆說、許慎附會古之字說、豈如是鑿乎、如林之收字、何由得三六之數、只是依樣畫胡盧耳、豈實知者乎、

使為若復陶以為絳縣師

折衷曰、復陶杜批昭十三年傳、為主衣服之官、然彼傳未必衣服且尚衣不可兼縣師、杜何不能闕疑、

童子何知

馮李驛云、童子當指修括而言、見王護短、與下俸夫弗知照、應若指愆期、便无著矣、

折衷曰、何知語氣自是指愆期、與下文弗知安相與焉、曰謔々出々

便

傳遜云、杜云、謔々、熱也、說文、謔、痛也、吾人於文字中、謔字皆從痛恨意、何曾以熱字用之、況偏旁從言、則嗟嘆耳、

折衷曰、杜固意度、而說文亦非古也、謔々出々、皆聲也、不涉字義、若以偏旁言之、謔從喜、何為痛恨之言、吾人之用、本於說文、不足證古、

鳥鳴于毫社

折衷曰、毫社未詳何社、相傳云、亡國之社、武王伐紂、而頒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此不似聖人之施為、吾未有之信、必是因毫字、而附會者也、此是宋社、宋何別有毫社、或云、此魯毫社、果然、必當有魯字、若我字、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折衷曰女未有所依也出入起卧與姆共焉待人而出是禮也婦既依夫出入起卧不得與姆共焉故不必待人亦禮也傳云義妻乃是也舉謂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見兩夫自是後世之美古則不然矣不合則退死則嫁孔子事魯衛儀禮喪服再嫁之妻見矣二君兩夫何不可伯姬死于災公穀胡大稱揚之余謂辟火而出不必遇暴夫辟嫌疑之故墮性命使國哀傷何所可也雖女可待人而將及死亦出辟可也況六十左右老婆乎

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

折衷曰傳舉經文而以尤之也三字叙之此尤諸大夫文理明白杜云傳云既而无歸所以叙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

宋災故尤之所以叙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殊不知云既而无歸記妻之文也尤之也叙經也杜強分之以責向戌其言亦矯誣

衆給而已

傳遜云杜云鮮野獸衆臣祭以芻豢為足陸云殺新為鮮愚謂君祭所以必曰獵者必其上殺最鮮者以獻袒考二說皆偏其一矣衆給者云不必用鮮惟物之足而已何必專於芻豢乎

折衷曰士特牲大夫少牢孰不殺新鮮後魚何必野獸最鮮不必在田獵諸子皆拍鮮字致不通之說蓋祭祀稱田獵所

獲者為鮮、不田獵唯用畜牲者、謂之給、是當時之語也、不然、卒不通也、大夫之祭祀、何惟物之足而已乎、

取我衣冠而褚之

顧炎武云、陸氏曰、褚、衣之囊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
按成三年、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是也、

折衷曰、顧引傳證之、尤明切、杜云、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
藏大謬、

取我田疇而伍之

馮李驛云、伍、子產伍之也、林注、兼弁者、失志、故取而伍之、非、
折衷曰、馮說是也、

三十一年可以樹善君子也

杜預云、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

折衷曰、韓子懦弱、不能圖諸侯、故勸樹善、君子何得厲韓子、
杜說非也、舊讀善字絕句、非也、樹善於君子也、

若不樹焉使早備魯

折衷曰、杜云、使韓子早為魯備、不樹善而使為魯備、豈有此
更乎、杜說大乖文理、

我問師故

折衷曰、顧氏云、杜解以師往、非、愚按、下云、以說于師、故杜云
然、本非為問師故之師、然不須言之、故取顧解、

非適嗣何必娣之子

折衷曰、子野之母、非適、不得已立其子、子野死、則當別取焉、

何必嫡之子、嫡嗣、謂嫡夫人之子、此主母而言、故云、何必嫡之子、杜直為子野、疎、

武子不聽卒立之

胡安國云、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

折衷曰、何由知子野之命、武子之專、雖君命或不用之、何有子野、凌氏取之、何也、其論子般、子赤、子野之卒、牽強穿鑿、為妄說、辨在作妄、

公不留賓而亦无廢事

折衷曰、杜云、賓得速去、則事不廢、非傳意、

其知之矣

折衷曰、杜云、詩人知辭之有益、非、

其在今嗣君乎

傳遜云、杜云、嗣君夷末也、愚謂左傳論人、必要其後之成敗、而言夷末旋卒、而子僚見弑、光有國二世、而滅、何為此君之子孫、實終之、且夷末時已立三年、何得為嗣君、況其賢亦未有稱也、蓋謂公子光、耳、光本適嗣、宣立、國人以嗣君稱、而其賢名已著、故為此言耳、

折衷曰、杜為夷末、良是也、夷末、餘祭之子、餘祭死、而夷末嗣、嗣君、嗣於父之君也、何不可稱嗣君、為、傳錄吳事、猶甚畧、為、以夷末、有稱焉者、為非賢、大是強証、季子之賢也、諸樊一讓之、又有人望、故趙文子為問也、而謂欲兄弟相次、必致于季子者、後人之杜撰也、因之以光為諸樊子、僚為夷末子、皆

焉

妄說也。僚夷未弟，嗣兄而立。光夷未之子也。光後有吳，以至夫差，則狐庸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言，果有驗矣。光之弑僚而立，實昭公二十七年，在三十年後，且以諸樊之子宜立，故國人以嗣君稱之，萬無有此理。諸儒不依傳而窺事實，牢固取史記浮說，至不通為牽強之說，亦以病傳可惡之甚也。甚德而度。

馮李驛云：德言仁，度言智。林注：作度量廣，仍在德甲裏說矣。折衷曰：德度豈可以仁智解乎？林注尤非。

豈不遽止

折衷曰：杜云：遽，畏懼也。大非。今取顧說，不吾叛也。

折衷曰：劉炫說：大失子皮口氣，正羨取之，何也？夫亦愈知治矣。

折衷曰：愈，劉炫為病，差之差，非其為羨錦，不亦多乎？

折衷曰：杜云：官邑之重，多於羨錦，非傳意也。林西仲云：為去聲，愛護也多，過甚也。尤非。

其下畏而愛之

馮李驛云：闕四字，林注不言則而象之，承上文也。欠明。折衷曰：馮說是，今從之。

春秋稽古卷五十八

折衷第二十四左氏傳十九

春秋稽古卷五十九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二十五傳二十

昭公一

元年既聘將以衆逆之

林雲銘云、公子圍為楚令尹、既執柄楚國、是時方為盟主、將合列國大夫、其寵大矣、目中寧復有叢尔鄭、而拳々求娶其大夫之女、且必字真雁、常儀邪、蓋楚本无信之國也、先是向戌弭兵之歟、屈建已衷甲爭先、此番欲得志於晉、計惟有乘鄭許婚之約、借親迎徒衆、襲取其國、以通諸侯南嚮之路耳、篇中將以衆逆四字、奸謀畢露、若論親迎舊典、鄭似无可措

辭乃子產合不理論是礼非礼硬使行人以俾為請俟其說長道短造出許多礼面話頭然後單刀直入抉破行詐隱衷且以鄭失國楚失信俱引不設備者之罪令垂涎者无處著手只得將錯就錯而好不掃興

折衷曰觀館於外請俾及伍奉知有備之言則寧欲襲之也聘豐氏之女蓋亦為是也然今將會諸侯乃趙武及諸侯方來必不為滅而取之也蓋不過脅而使服以威諸侯耳且圍方今專以王為心未及得志於中國也及後為王猶无意於取鄭林氏襲取而通諸侯南鄉之路之說非也

不得列諸卿也

折衷曰諸字與諸侯之諸同泛言之變雅隆云諸卿指在會

晉趙武等拘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折衷曰不寧唯是言不唯不得列於諸卿而已也孔疏云言寧有唯是之更非也疏又云言又者既辱今君又辱先君故云又也亦非也既委貶不列卿又欺先君无及今君之言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

折衷曰杜云懼辱命而黜退非傳意

其敢愛豐氏之祧

折衷曰祧為遠祖廟至此不通杜仍不改孔疏云順傳文批正法此何言乎

於今七年

孔穎達云、襄二十五年傳云、趙文子為政、至此八年也、而云七年者、殷周雖改正朔、常以夏正為言、此春正月、故為七年、年末醫和則云八年、

折衷曰、孔言是也、馮氏云、按晉語及諸傳文、蓋晉自以夏正紀年也、非也、晉何獨用夏正、傳中適无諸同紀年者也、詩七月流火、豈其晉乎、

吾代二子愍矣

杜預云、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

服虔云、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

折衷曰、子羽伯州犂、以憂爭、國子承之為言、乃二子指子羽

伯州犂明矣、後之成敗、國子何豫知而愍之、杜大謬矣、代子羽、憂子晳、則可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亦豫知伯州犂見殺也、子羽明云、當璧猶在、子其无憂乎、何不云憂弃疾乎、服亦非也、

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

杜預云、美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黽從斯美、故不敢讖謙公子圍、

折衷曰、杜概不理會、故為迂遠之解、

季武子伐莒取鄆

杜預云、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

折衷曰、凡取他邑、單書取、春秋之例也、且雖加兵、易則易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

折衷曰晉語典傳其言大異孔疏以明杜義杜若然則非傳意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

折衷曰言不唯不衛也又從而惡之吾罪甚焉非謂甚於牆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杜預云言帶褊尽故裂裳示不相逆

折衷曰杜不能解裂裳曲以褊為尽

舉之表旗

傳遜云杜云旌旗以表貴賤此本論疆場何及貴賤乎折衷曰不唯是也著之制令亦是疆場杜似為泛言

其誰從之

折衷曰詳語氣謂從污難之事也非衆附從

周有徐奄

折衷曰古諸國之事不可得而考後世附會之說皆不取也

可無亢也

折衷曰杜亢為禦必不然

穆叔賦鵲巢

杜預云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

折衷曰此詩取義之子干歸百兩御之若以鵲鳩取喻則晉

侯開國趙孟篡之也

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傳遜云杜預云君子徐以礼来无使我夫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抚諸侯无以非礼相加陵趙子常曰虜以喻楚諸侯惡楚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擾之觀下文趙孟答賦之語可見愚每讀傳至此疑趙孟待諸國素有礼子皮何故以此喻之今得趙說渙然自叙矣

折衷曰此本女子懷婚之詩也舒而脫々兮自矜其容貌問雅无感我愧兮无使厖也吠喻其貞節也今取義上三句喻事晋之一无使厖也吠託禦寇也杜意以厖喻晋果爾趙孟何言吾兄弟比以安厖也可使無吠乃其謬勿論已趙氏定為楚亦非也趙孟之賦常棣兼答穆叔意曹亦及焉故三国皆拜之而各有所懼魯懼吞曹懼宋鄭懼楚且有以衆入之

警然非今之急只是泛託耳方今諸侯皆朝楚々為漫侵鄭况王子圍心方在王而不在鄭乎借令楚伐鄭非晋馴擾之所及也傳氏不深考一取趙非也諸侯奉晋而託之其常也其以礼有素而止乎

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

杜預云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

折衷曰以兕為罰爵漢人之誤杜因之為迂說

弁冕端委

折衷曰鄭玄服虔解端委云礼衣端正无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凡以己意叙古漢儒之陋大誤後世杜

只云礼衣甚好、愚考服稱端委、古未之見也、哀七年、端委對
斷髮文身、此諸子所本、批合諸同礼司服、以為服也、按周礼
玄端素端、是衾服而非礼衣及常服也、太伯之端委、亦非稱
服也、故今以意改之、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

折衷曰、太宰純謂、左手射、右手射、大是奇僻、必不然、

蔡々叔

折衷曰、蔡之為放、他无所見、甚疑焉、恐因下蔡字致誤也、

罪秦伯也

折衷曰、秦景不能容毋弟、溯親々之道、故罪之、后子唯是富
豪、非知鄭段、杜云、罪失教、非也、失教者、桓公、非景公也、

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杜預云、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
備九獻之儀、始礼自齋、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每十里以
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
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

折衷曰、上傳云、鍼適晉、其車千乘、此其始至晉之時、所自隨
後、而謂其富有也、杜因司馬侯之問、承之、以為酬幣車亦千
乘、自是以下、諸儒皆以為然、殊不知司馬侯批始之千乘、為
言、非指幣車也、如說用一獻十乘、九獻九十乘之幣、豈有此
事乎、其一舍八乘、雍絳千里、皆牽強也、

孔穎達云、服虔以為、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

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於此、后子之馬、一何駛乎、縱令如此、終可以章馬疾、未足以明車多、司馬侯何以怪其車多而發問也、

折衷曰、服虔之說止於八度至也、自然則千里之路以下、孔氏難之也、愚按、服說得之、但定為雍絳千里、一舍一乘、未知然否、孔氏之難、大不當矣、夫一享九獻、一獻之間、一車往還於十里路、雖復駛也、不至謂追風逐日也、一車一行、往還二十里、八反之、一百六十里、是完終享之間、一車之任也、而孔以百乘之任、一萬六千里、詰服、此何道理、疏又云、杜以反者、

謂車反復其故處耳、每車於十里置車八乘、后子初發幣、則續行、自齎其一、以為初獻、餘則以次續至、夕則車反此、至享終、八車皆反、以此謂之八反、非及至雍也、此不得服意也、八反復故處、服與杜無異也、故云、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豈不然乎、非謂一車從絳至雍也、孔因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之言云、然、殊不知此總百乘言之、故上云、皆日行一百六十里、孔以服亦為千乘、故見其不通、不知為百乘也、夫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今亡八子而用送幣百乘、不亦侈乎、非有千乘、則不能辨焉、果以此為千乘、則后子之車、不止千乘而已也、傳遜云、孔疏以為、后子預前約束、使幣早發而來、非臨享始取、而云、歸取酬幣者、后子必先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

即享君也為享之具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亦應於絳備之乃遣還取秦國之幣故言歸取非設享之日始歸取也其言八反者蓋及至絳耳此幣離雍計已多日其設享之幣去絳不過一二十里耳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己之豪富故令漸進之也此疏明當但初讀之稍難解耳故愚既知其意而又陳物布圖以驗之乃知杜說之精不惟詳於解傳而寓部分行列之制矣陸不深考而乃云杜緣八反之語遂為此言強以求合千乘之數何其疎也

折衷曰如酒食之屬應在絳備之也酬幣則每獻必取諸雍雖雍絳千里相隔一舍之車往返二十里馳之則一獻之間可至也陸續轉致无所闕於獻此乃后子所以誇富豪也若

幣離雍多日設享之日不遇一二十里則傳何特言自雍及絳十里舍車且取幣於一二十里他人亦可為也何足示豪富又后子若預取諸秦則必不十里舍車不思之甚也十里八反服杜其說同所異者服為一乘杜為八乘強合千乘之數是已此本易曉不待陳物布圖以驗之傳惑於疏而不得服意亦疎也疏說決非杜意以疏非陸亦不深考耳按雍絳相去千里甚疑焉果然則舍車百車百車各八反則八十獻而猶千里之路不能一日致也故過百里則不得有此事矣服為千里亦誤也然此以理言之非親履其地而驗之則是非難定矣

國於大地有與立焉

傳遜云、杜云言欲輔助之者多、愚謂此解於本句无当、折衷曰、杜謬解與立字、為是膚淺耳、

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傳遜云、杜云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此解本拗、韋昭云、言鮮不至五年而亡、本自順暢、可從、然杜之所以失者、在於贊之一字、謬解、蓋以君无道、宣天有災、凶以警懼之、而年穀和熟、是助其无道、速之使亡也、故鮮不五稔矣、

折衷曰、襄二十七年傳云、所謂不及五稔、此所相傳稱之言、故云所謂蓋言无道之甚者、不及五稔而亡也、后子亦因云、年穀和熟而天助之、則不至五年者少矣、杜其意猶可、少字說大謬、古有五稔及不及之言、必非如韋說、故顧氏不依傳、

從文解之、實順暢、今取之、按此、后子泛言、非指秦而言也、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傳遜云、杜云、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愚謂、日月之推行无究、豈以自喻、

折衷曰、傳辨良是、其說亦可、

翫歲而愒日、

折衷曰、杜云、翫愒皆貪也、此說定不然矣、

崇卒也、

折衷曰、杜云、崇聚也、必不然、

困諸阨又克、

杜預云、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

為必克

馮李驛云、以二伍當一車、因習於阨、皆有克道、本注似欠明、折衷曰、二說皆未允、

自我始

傳遜云、杜云、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陸云、此言自我作古耳、蓋前此皆車步參用、專步戰自舒始、陸說是也、

折衷曰、杜非不知自舒始、其說亦非无理、然詳文勢、陸說是、今依其意注之、

於是莒務婁魯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

折衷曰、杜云、三子展輿黨、此或然、於叔弓疆鄆田下、以於是二字承而叙之、似闕於鄆田、別有其妻、亦未可知也、

遷實沈于大夏

折衷曰、杜云、大夏今晉陽縣、顧炎武考證甚詳、但地書之言古多傳會、要不可的知其真、好詳而恥不知、是儒者之病、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折衷曰、晉即唐也、詩唐風季札稱堯德、則唐堯之都也、至虞夏子孫仍居于此、故云服事夏商、然其詳不可得而考也、

於是乎崇之

折衷曰、崇說、公羊、鄭玄、賈逵、各以意言之、皆非可拠者、於是乎節宣其氣、

折衷曰、節宣連文、孔疏云、節即四時、泥、

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

折衷曰杜云同四時也非

其生不殖義先盡矣則相生疾

折衷曰杜云同姓之相與先義矣義極則盡々則生疾諸儒之說皆演杜意然過淫之生疾不待義盡且同姓異姓何別之有且義既盡則不復須省皆不當也疏引國語國語不得傳意以理言之然於事不當

四姬有省猶可

折衷曰四姬雖省之猶有寵者則何益焉故杜云擬異姓去同姓故言省然子產為不得已之詞耳其實疾之生不必同姓其意謂省淫事也蓋當時晉侯有四姬幸者故託言於此云省姬耳傳氏有辨未盡故不舉之

其與幾何

折衷曰傳中此句不勝多與字無義馮氏唯此訓助何也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傳遜云杜云声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正義曰云云愚按二說皆鄙陋不經无復可辨明哲者一覽自知故愚以樂記之說改之云樂有五声宮商角徵羽其相生火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声五声固本以黃鐘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々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声而以半声應之是為五降吾降

大

得其節則八音克諧、无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

折衷曰、古樂亡矣、五節五降之音、誰得知之、凡儒者不知聲音、各以意理斷之、皆妄說也、五降之說、杜刘及正美皆不足言、然猶以音言之、傅氏曾不知音、黜之以為鄙陋、不經、以會樂記而說、自負為其鄙陋、不經、知音者亦一覽自知、況明哲乎、樂記說樂之美、而不說音、豈與於此乎、凡天地間之音聲、莫出於宮商角徵羽之外者、非唯樂有之、此亦儒者所不知也、余別有說焉、凡樂曲、宮商角徵羽五聲、相比而成音、故五調、无不相比者、次序一說、則不得成曲、故樂不取雅俗、皆裁五聲而成曲、其中聖人之樂、獨得中和之正耳、此之所謂五

節、謂樂之節限也、非謂節五聲也、樂五聲之外、无聲、累之為十二、則可歌、於是樂成矣、律調聲者也、非樂也、遲速本末、樂之曲節、於律无干涉矣、禮運家語云、施相為宮者、謂宮商角徵羽、經歷十二律、則聲有六十也、其實、乐无出於五聲、則調亦无出於五調、故古不可知也、自漢迄隨、樂皆五調、至唐始有六十調、八十四調之說、自是而論樂者、務言之、皆惑於旋宮也、然我不知、有七絃十二律、各宮之曲否也、此等之叟、傳氏總不知、故徒舉此而云、宮必為君、而不可下、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夫以三分損益、以次降殺者、律也、以律正聲而成調、凡不問雅俗、不取淫聲、不成調而成樂乎、何待用君臣民事物之美、以宮商角徵羽

為君臣民事物，姑以上下位次相比耳，非音有其義也。而亦樂記非古經，秦漢之間附會之書也。明朱載堉云：詩、樂、淪，缺已久，猶幸樂記一篇存焉，愚讀其書，往夕見其過當，失實，荒漫無稽，心甚疑也。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夫樂之有宮、商、角、徵、羽，猶國之有君、臣、民、事、物，亦一時取義取象如此耳。其實了不相涉，乃謂君臣民事物之失道，真田、宮、商、角、徵、羽之亂，近於誣矣。此說其明證，他不暇辨也。傅氏又云：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臣民事物之過上於樂何物乎？又為用半聲，由有過者，是何說也。然則半聲為過者設之，豈其然乎？過而

半聲之，以是為五降，則何復得其節，抑雖正聲過，而半聲得節，則八音克諧乎？不容彈云者，五節每一節聲降，五降而低極，故云耳，而謂淫聲君子弗聽，故不容彈，皆可笑之說也。朱載堉云：琴之徵十有三，惟第十徵與第九徵，古人謂之中聲，乃琴之最要也。謂弦定律，不過二者之間而已。律從濁漸清，謂之降。琴從第十徵降至第五徵，謂之五節。自十降九為第一節，自九降八為第二節，自八降七為第三節，自七降六為第四節，自六降五為第五節。五節之外，濁者益濁，清者益清，皆非中聲，雖有餘徵而雅樂不用也。昭元年左傳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堙心耳，乃忘平和，君

子弗聽也。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此之謂也。折衷曰。此說超過於諸子。然亦是理斷。非驗于樂而言何也。夫樂清濁高下遲速雜而成文。雅淫無別焉。淫聲不專在清聲。雖今樂然矣。傳文之意。五降之後。欲彈而不可得。故以煩手淫其聲也。非謂淫聲降於五降也。要之古樂不傳。則今何可知。不知者蓋闕如焉。典語焉。益左也。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

折衷曰。天之所為氣者。日月是也。日月為天之主宰。以生育萬物。二氣配合。以成六者於天。六者為之用。以生萬物。凡物之生也。六氣萬摩之所成。故由生者指之。以為天之六氣。其實日月二氣而已。不唯六氣能生之也。地亦以山海險坦原

濕六物受而成之。此其妙用。乃本之則天地也。而其生也。雖萬物夥哉。其所總不過五也。曰動曰行曰味曰色曰聲。此外无可生者。而五物其亦不過五也。五動人也。鳥也。獸也。器也。魚也。五行水也。火也。木也。金也。土也。五味辛也。酸也。鹹也。苦也。甘也。五色青也。黃也。赤也。白也。黑也。五聲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五物並生於天地之間。相須濟用。皆六氣之所生也。自戰國之末。誤會洪範。謂天有五行之氣。而流行賦物。自是之後。迷而不觉。凡儒者。醫卜。以至曲藝之士。陰陽五行。以為常言。愈益傳會。以惑世。夫五行與人物並生。果天有其氣。則餘四物。亦當有其氣。而流行賦物也。孟子之多辯。不言之不言者。不知之也。不知者。當時未有其說也。荀子云。始於思。

孟者亦時之浮說也左氏古之人也故以六氣言之後儒謂左傳漢人偽撰果然得不以五氣言乎於是益信其為古書分為四時序為五節

折衷曰以五行配四時一行有餘故寓土行於夏秋之間月令既有之後又置之四季則與始異矣夫分之者序之者皆六氣也五行何為夫四時人之所紀故正朔改則從而移矣五行家漫以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其木火金水無用於歲時則又偽造生剋以為之用一如兒戲聖人豈有之乎皆妄作也按其始寓土於季夏者蓋夏火剋秋金故置土而火生土土又生金於是四時流行無所壅塞也然夏時獨少日而歲不正於是後人又置於三季如是則春木剋土土

既見剋何生夏火夏火却助土則與木不知春木亦不生夏也秋季之土不唯不生冬水剋之却助秋金秋金再得土而旺驕且德土而與之則亦不生冬也冬季之土為春木所攻而不得進還擊冬水冬水為之不能生春也乃歲時不但不能流行也亂不可一日已矣妄人之制作其不当理如此而宋儒牢取之又附會之四德五常以仁義禮智為春夏秋冬以信為土寓諸四德其牽強附會無知妄作至如斯凡皆由不知道悲矣夫

過則為雷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折衷曰余讀之知聖人究理尽性之神妙不測也夫生者六

氣則害者亦六氣而不自他來自自然之符也故循時而養字
序而節則自无疾也疾之生犯用六氣故也凡疾莫出於寒
熱未腹惑心者皆六氣淫之所致也為医者以是為經而治
疾庶不差乎古也後世或云百病自氣生或云痰或專治脾
冒至 此方近世有不可言者所以無良醫也

有苗禍興而無改焉

折衷曰杜云改夕行以救苗彼和何以改行勸趙孟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

折衷曰馮氏云應答也人問孰當為後南所以答之林注作
應立非此說是今從之

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圍為長

馮李驛云言稱王子較寡大夫之稱于事為優長宜如字讀
折衷曰馮為舉謂使者之言亦通然語氣非傳氣象且云更
之曰則必是舉報鄭之辭長從舊上声讀為是

皆百人之餼

折衷曰杜樞國語云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按百人一卒
軍制也田无為一卒者非也且此給百人之食也非與田故
不云祿而云餼傳直云百人之餼不湏言卒

使后子與子于齒

傳遜云杜云以年齒為高下而坐愚謂此蓋論班餼耳何及
其年之高下乎使至其坐時則二子自以年矣何待晉議之
折衷曰凡與之齒不齒之類皆謂次列也杜何不之知而為

此解但謂凡皆无低昂也不止班籛也傳亦未可也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温

杜預云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

折衷曰月不誤果誤則甲辰上当再言十二月刘炫之說能得傳意孔疏非之者不知古文也不唯晉烝而已趙孟適南陽亦未至十二月而冠之者將叙趙孟死先表其月史亂當然甲辰朔烝庚戌卒止舉日而无月因見其義此其簡妙左文此類往往在焉若以晉既烝起文以月冠甲辰上則何味之有

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尽在魯矣

典

傳遜云遵之以序事韓宣子何自知為周典而遵之必春秋之始記周公之典而宣子得見之

折衷曰魯有周禮天下尽知之春秋不遵周典而得為之乎宣子何不知之縱不知之今見以知為周公之典何疑為不然歎者何物乎儒者欲以春秋歸功於孔子故嫌為周公也春秋之義如儒者所言則賊道之甚孔子豈有之乎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杜預云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

折衷曰魯以周公之故周禮尽用諸國則不得焉故凡事與魯異者多也非儒道廢而闕當時曷有所謂儒道者

晉侯謂之少齊

折衷曰服虔奔國如此好女甚少之解大是陋說
猶有所易見以亂作

傳遜云杜云韓須公族大夫陳无字上大夫言奔喪晉改易
礼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愚讀此解則傳文猶字
亂字不通甚矣且謂晉以盟主而執列國之使可謂之亂乎
蓋言畏大國而送從逆班以為恭又以為罪而討之使又有
所更易則使人懷忿積憾而亂作矣

折衷曰杜因下叔向之言為曲解上云送從逆班承之云畏
大國也則畏大國故送從逆班者明矣少姜以公族上大夫
為一班而言杜甚拘傳氏之解稍可但此泛言也
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傳遜云杜云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陸云言不在使人也國
奔國也言奔國不共亦不宣執其使按上文既言君求貪又
言晉國不共句累矣宣屬下言縱奔國不共亦非使人之罪
折衷曰杜意言送從逆班是礼也今君使公族逆奔上大夫
送之易制而尊君是共也而君求已貪猶曰不共而執其使
則晉國之不共也非奔之不共文理通矣然考語氣猶曰不
共是反語而了上文君求以貪屬下以論之言君貪則共者
而以為不共也國指奔國對使言之陸傳之說尤誤夫國不
共而執其使固其所也且知說奔使上大夫實以為不共也
三年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

折衷曰凌氏云謀闕以吊葬言者何謬之甚馮氏云昭禮命

事歸重謀廟亦不是

今嬖寵之喪不敢扱位而數於字適

折衷曰馮氏云位當指士與大夫而言不敢拘士弔大夫送葬之禮杜云不敢以其位卑按位弔葬使人之位馮說為是杜意以嬖寵知適夫人此不扱位也非也數於字適以鄭言之畏晉故也本二事杜以為一而今印段弔游吉送葬過於士弔大夫送葬故云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葬之禮已過文襄之制皆晦於不敢擇位之義故也字適列炫謂字內宮之適夫人臆度顧炎武亦非是

此其極也能无退乎

顧炎武云張耀之言止此傳於下文因言晉衰將失諸侯故

二大夫退而大叔稱之馮李驛云下二語正完子其无事意補正之說非是

折衷曰顧意趨是晉臣其失諸侯不應言之然此何得為傳言乎且談心事安諱之

諸侯求煩不得

折衷曰顧炎武說其附注辨誤宣從杜解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折衷曰杜云譏其无隱諱顧氏云言庶幾可以為君子也蓋人臣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憂其將亂而私語之於友不為害忠此叔向晏子之言所以不譏於君子也按此何見譏文補正附說亦取杜意云寓貶於褒鑿亦甚矣夫賢哲以天下國

講

家為心、賢之心相合、故會則相與、寫肝膽、以議可否、苟非國之蜜事、則何諱之有、國之是非、雖諱不知乎、見賢而蔽之、非賢之者也、凡不德人、不知國之憂、今耀能知之、故大叔以近君子稱之、親文知讀去聲、非也、按後世天下一家而無外、杜氏之時、晉吳相拒、當此時、雖相知、賢智何有、若叔向、晏子之談、自唐而所為他、唯夷狄已、故人不知古、有喋々之論耳、及遺姑姊妹

折衷曰、姑姊妹、先君女弟、晚生者、古凡姑、附姊妹稱之、字勿泥、疏謂亦先君之女、非適者、大謬、若而人

折衷曰、若而、猶物數言若干、此指年齒容貌之畧言也、

以登於釜

折衷曰、杜登訓成、下為加、非、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傳遜云、杜云、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孔疏、按舊本、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直至豆為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也、今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釜者、為加舊豆區為五、亦與杜註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々而加也、林堯叟以旧本為是、以自五五而加者、必非、愚按、杜前二句、本自五五而加、而復云、釜八斗、鍾八斛、則又旧本所云、豆區皆以四而加者、自相悖矣、而孔以旧本與杜註相會、誠不能

解若五々而加則一鍾得十解比舊鍾多三解六斗大不經矣若如日本則尚得八斛比曰鍾尚多一解六斗恐陳氏雖務厚施以得民亦於事情大遠且力亦必不能給何以能行於一國乎愚久以為疑以示冲孫冲孫謂三量皆自十分而加之一耳非本四而加一為五也予遂領之則鍾比曰大六斗四升概今世用量皆以加一為極大陳氏加一以貸而以平量取民亦戴之如父母矣此於事理為得傳文本然

折衷曰杜註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然則區二斗五升釜一解二斗五升鍾十二斛五斗也而云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其數不合矣陸德明叙文云曰本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此與區二斗釜八斗合叙文又云本或作

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如此則區二斗至釜為一斛不合矣且豆區釜各自其四國家定法陳氏何妄改之杜非不知之人然則所謂日本者杜之本說今註後之轉訛也但為得民心益四分之一陳氏必不為焉國亦不容之邪理之甚也冲孫十分加一之說極是今從之冲孫蓋士凱之兒孫其人不可的知故不標名非敢剽掠之

而或燠休之

傳遜云杜云燠休痛念之聲讀為姬响王若虛以為温煦安息之意讀如字愚謂二解意同而字異不若王說之明近折衷曰燠休豈痛念之聲乎何得為姬响杜誤

卒列無長

折衷曰、卒、兵卒之卒、非謂百人為卒之卒、杜非、
而女富溢尤

折衷曰、女富之言、非謂女家之富、故不取林說、
以樂怡憂

折衷曰、杜怡讀為韜、故云怡藏也、非、劉炫為慢易、
樂如字讀、怡字義得之、然非文意、蓋謂陷溺可憂之事、
流蕩忘返也、樂音洛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傳遜云、杜註如、行也、祉、福也、君子行福、則庶幾
亂疾止、陸云、如、若也、祉、喜也、愚謂此詩本如陸解、
而於本文不合、仍從杜、折衷曰、引詩固有取義、
然此詩用本義、克協、傳辨非也、杜拍

文子曰退

折衷曰、杜云、使獲退也、古何有之、非、
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折衷曰、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
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
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
遂入、其事與此傳全同、第文有小異耳、
叔父之叔、當作叔、惠伯之名、後人不知、
為去本旁為叔也、懿伯、椒之父、故言不
可以椒之父之私而廢公也、鄭玄註檀弓云、
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其意謂、
敬叔故與懿伯有怨、與惠伯同入、恐其殺已、
故懼而不入、而又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
為叔父、蓋敬叔惠伯之誤也、杜此解云、忌、
怨也、懿、仲、椒之

伯

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仇，其意謂滕郊遇懿伯之人，叔弓慮惠伯是懿伯之侄，恐為彼所危，故為惠伯辟而不入。孔類達疏之云：遇懿伯之忌，逢其難也。敬叔不入，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讐，殺彼人也。忌字鄭玄為敬叔忌，惠伯杜為忌，懿伯之人猶可也。孔疏直以為仇，雖夫忌豈仇邪？且杜為之辟仇之言，將何以解之，不得杜意甚矣。且夫敬子與惠伯共衛君命出使，未將命使，惠伯報仇，其知君命何？万一無有此理矣。傳遜云：陸云忌謂忌日也，而以檀弓及此註皆贅說，愚謂以忌為怨，本強然與人同使，而遇其叔父之忌，即不入受鄰國之禮，恐無是事也。且人子於父母之亡日為忌日，未聞於叔父而有忌日者。陸思之不深矣。若懿伯為椒之

父，則可耳。禮傳又謂懿伯為其叔父，而敬子之五世祖恐有誤，今姑從其說，而溯疑其人。顧炎武云：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子之五世祖也。陳可久曰：忌忌曰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敬子欲至，次日乃入。馮李驛曰：正義檀弓與此二說不同，而皆不甚明。子只依列氏忌日之說為得。敬子桓公七世孫，惠伯桓公六世孫，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子之五世祖也。愚謂禮云忌日不樂，古有忌日之事，鄭玄不以此解，大為妄說，以惑後人。杜雖不依鄭，猶不為忌日，唯改而曰耳。孔疏在檀弓則從鄭，在此則從杜，二說大異，其首鼠無見說，猶且失杜意。自檀弓一字之謬，諸儒聚訟愈言愈不通。陸為贅說，良是也。傳氏辟忌日為不敬，以難陸，視之棄君命而趣讐言，則何如乎？亦

思之不深矣。忌日不於叔父，則讎亦不可復也。但懿伯惠伯之父，而非叔父。陸不知耳。凡世本等譜族屬，皆妄說也。顧馮已取忌日之說，又取五從祖之說，以懿伯為五世祖者，與其以為叔父者，得同時乎？其妄甚明矣。

二惠競爽猶可

折衷曰：杜云：競，強也。奕，明也。競，毛萇以來訓強，大失字義。彊，明是何義？馮李驛云：競，猶誇云。賭，賽好也。對弱一個，似不黨。以彊明平說，此說是。但賭賽好，未詳其義，乃意不分明。

春秋稽古卷五十九

折衷第二十五傳二十

春秋稽古卷六十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二十六傳二十一

昭公二

四年許男如楚，子止之。

折衷曰：欲會諸侯，故止之。下文二君待之，可以見杜云：欲與俱回。拍於下，復曰：江南許男與焉。文不知止之，故曰也。

拍

楚將棄之

折衷曰：杜云：棄，不以為君，非也。淫虐，諸侯皆此楚棄之也。

以享神人

折衷曰：杜云：享，通也。疏云：治民事神，使人神通，說故云：通神。

人也傳意不然故陸祭引新序云亨亨通傳遜以人字故為
劉向誤愚謂亨亨固通傳氏之疑亦宜也按亨聘亨之亨亨
神人謂亨于神亨于人也脩德音所以使之亨也故云亨字
義可以見也不唯人字不單言德而云德音亦可見也

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折衷曰杜云安於少小不能遠圖陸云杜以少安為幼小時
耽于安逸非也蓋如他傳所謂少懦少惰耳傳氏顧氏依之
然安豈懦弱之義非也杜亦未得之凌氏稍自懷安亦非
將焉用之

折衷曰杜解是顧氏云言將用何為辭誤

不畏大國何故不來

折衷曰杜云大國晉也此以上有承君之歡故為晉也上就
楚子而言此就楚國而言

西陸朝覲而出之

杜預云謂夏三月日在昴畢執器出而用水春分之中奎星
朝見東方

折衷曰杜西陸朝覲分二時以西陸為三月用冰之時朝覲
為春分出冰之時殊不知日在北陸說藏冰西陸朝覲說出
冰藏啓排比以說之此言其時也夫西陸朝覲連屬之文何
得分割之且日在昴畢而只云西陸奎星而只云朝覲雖古
文簡也全無文理豈有如是者乎且一句四字兼說啓用二
時傳斷不然矣杜其意謂上云日在北陸則西陸亦言日在

也北陸為虛危則西陸是昂畢故為三月然朝覲而出之不
可屬日故別為春分也不知此主星而不主日本當云日在
虛危而藏水奎星朝覲而出之也何則驗之者在虛危與奎
也而日之在虛危不可見而驗故藏之也徒指其時云日在
北陸也其出之也可以星驗故云西陸朝覲也而奎者西宿
之首言西宿見則為奎星可知也不言虛危與奎者殊方異
時又北可畧而西則宜詳故云北陸西陸以取姿是左文之妙
處杜泥虛危中星而西陸亦中星故誤耳先儒獨服虔得其
實但徒言之而不解文故人不解焉鄭玄以西陸朝覲為四
月立夏之時是畢賦之時也容言于此年其不晰文義隨意
為解鄭之親經大率如斯劉炫陸祭取鄭傳遜則取杜皆不

得文意也

食肉之祿水皆與焉

杜預云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
折衷曰食肉之祿謂命大夫命婦以上莊十年肉食者謀之即
是也杜意下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似重複故臆度為此解
殊不知此承上文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此句述賓食下文述
喪祭而朝之祿位食肉之祿大夫命婦異辭同物也

秋無苦雨

傳遜云杜云霖雨為人所患苦愚謂久雨四時皆苦之不獨
秋也且其三句皆指天象不應此句指人言蓋農家皆云雨
過白露則苦時物得之則傷今攷疏中亦同其親云雨過白

露時物得之則傷宋玉九辨所謂皇天淫溢而秋霖者也
折衷曰舉四時且以苦雨屬秋容有之也四時无苦雨亦不
必也淫雨人患苦故以苦名雨亦容有之不必指人言然杜
為人所患苦甚淺陋必不然矣傳氏苦雨定為秋拋月令孟
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也月令因左氏為言不足取信但夏
而云苦雨來則為凄凉之雨若為霖雨夏特多焉非以秋令
之故也傳為霖雨引九辨證之又以農家之言為過白露之類
雨又是與月令不合鄭玄云申之氣乘之苦雨白露之類時
物得而傷也農家之言是自出安可拋也不云淫雨霖雨而
云苦雨苦雨是耳雨之反則為傷秋稼之雨為可也

民不夫札

傳遜云杜云短折為夫夫死為札則夫札為一矣鄭衆云札
疾疫死亡也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斯得札之意義矣
折衷曰氣傷人如有斷截我未知得札之意義矣

七月之卒章藏水之道也

折衷曰何休膏肓難此鄭玄箴之劉炫云鄭言是也申豐寄
言於此夕鍊失政其電不是尽由水也仍是何休之意而曲
以鍊失政護左氏也何休何服焉夫藏水聖人變理陰陽之
道也申豐之言聖人禮之義也古之道仁而已而仁皆以禮
行之天下國家各立禮以治之陰陽和風雨時仁孰大焉故
聖人變理陰陽以藏水為之禮而分之及老疾仁惠廣矣皆
由水焉此立禮之義也雖電不由水苟藏水得禮則電何得

為菑古稱明君以行礼故也事皆以礼則何失政之有明君
而可闕藏冰乎行則必由礼所以无雹也先王之礼各有所
主季氏不问政而问禦雹甲豐以所主之藏冰答之藏冰不
得礼所以无政也自戰國而儒者皆以心術視道礼徒以為
文飾鄭玄列炫何知之况何休乎膏肓云若今朝廷藏冰亦
不於深山究谷何故或无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
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人相
與之意余答之曰古有道故雹為菑漢无道故雹无菑魯得
雹菑所以度越漢也非天助無道其實漢未嘗无雹菑只是
不由藏冰也古藏冰合于礼則雹菑曾无之矣是天人相與
祐有道者也聖人奉天而仁民故然矣漢氏之御天下不答

今

天不為民唯奉己為事藏冰之礼何為焉天既不相與雹何
與于此七月咏而奉戴左氏引而證之何休不堪羞死何得
議左氏

王曰吾用齊桓

服虔云召陵之役齊桓退舍以礼楚今感其意是以用之
折衷曰齊晉皆伐楚亦皆退舍桓文何差別且見伐大怒也
退舍小惠也舍大怒而思小惠是何意也百年前之退舍今
曷感之服說可笑之甚也孔疏取之亦何意此不过近用霸
者之礼耳

敢不薦聞

折衷曰不言知而云聞尋常謙辭小國習之豈唯聞而已杜

云謙示所未有非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見

傳遜云杜云言為宗廟田獵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孔疏以墮為輸引公羊傳輸平猶墮平為證陸以為彼輸為渝之變也云墮敗其成耳於此義不相當服虔云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愚謂諸說皆謬甚傳文理本順而諸儒皆曲解之蓋王時田於武城有先君之廟在焉將其所獲以供祭則自應有幣薦享祭畢瘞之故曰將墮幣焉墮幣猶云委禽委質也言後見者俟祭畢而後見也此事明叙於會畢之後而杜因經文有宋世子故曲為此言以附會耳經義難以輕論而即以傳文

讀之本然

折衷曰此實曰而託言於祭也非為祭田也墮幣布幣謂祭薦也杜為朝見布幣楚子為盟主安布幣於諸侯因為在會前以經書大子佐為證然則不獨宋大子餘諸侯皆後見也必不然矣佐來在會後故傳云後至其書大子會者大子已往故魯史書之或楚以共會赴也傳氏墮為委禽委質之委得之為祭畢瘞之則非矣又云將其所獲以供祭不知託言也其為會後則是也然窳經書大子故云經義難以輕論春秋楚置諸度外故其楚非得失非書法所與今不會而書會何不可也傳不知春秋大亂也孔疏引公羊以墮訓輸因為布之義鄭人來輸平豈布而平之義乎輸即左經之渝也以

是

音通其云輸平猶墮成也者言墮棄旧惡而成非為墮即輸也又引子產之言被謂幣不得布而見徑輸納於晉府庫故云其致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此最足見輸非布幣疏以證之適見其不解服虔為輸批公羊不且言

宋太子鄭伯先歸

杜預云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父於楚宋太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

折衷曰經再序諸侯傳不待言而言鄭宋者其使大夫從也滕小邦經既畧稱人今傳亦畧之杜以經義看傳故鑿

八月甲申克之

折衷曰此年十二月有癸丑又有乙卯則八月无甲申杜是

慶封惟逆命

折衷曰慶封不弑君唯與崔杼比而專存故曰逆命杜云逆命謂性不共順顧炎武云譏弑君皆謬

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

折衷曰殷時微子以之至周以為降禮也張鼎思鄉邪代醉云論語言微子去之是不仕于王朝而遷去耳左傳言銜璧輿櫬必无此事以商王同父之兄而自從於武王是忘君辱身而忘其宗國矣微子必不為也武王既平之後擇取親賢而立之耳其命曰建爾上公尹茲東夏在敷乃訓詳其詞意豈成王克武庚後而始封哉愚謂三代以上與秦漢以後其所為道為冰炭矣古者公天下故微子不以周為讎故降之

武王不以殷為讎，故賢者立之，後世私天下，故敗者力竭而
降焉。取者不狃賢愚，盡斃而絕種。古者重先祀而不輕死，後
世以死為美而不顧絕嗣。士子之仕古為仁民也，故往去就
後世唯名分，故不事二君。凡皆是其本，公私之別矣。儒者不
之知，以今視古，動輒譏古。如張氏皆是也。論語就三仁，唯言
為奴去之，諫死耳，未嘗言微子不降矣。書微子篇詳之，是懼
宗祀顛隳，父師勸使去也。其言云：高其渝喪，我罔為臣僕。詔
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隳。居者言不為臣僕，則出者為
臣僕，後可知。此微子降之證也。去而出焉，非忘君乎？降而奉
祀，顧辱身乎？古有降禮，何咎之？古之忘君辱身，謂如紂也。微
子忘君辱身，皆紂所為也。豈得已乎？且古尚社稷，不在君也。

淪

天滅紂，三仁前已知之，觀微子篇可見也。假手於武王，何以
周為讎，去而存祀者，乃後人亦是三仁之心也。武王既滅紂，
有子武庚，古適庶之分嚴矣，故立武庚。如微子則應處置有
方，古籍不存，不可得而考。及武庚叛，成王封微子於宋，使行
殷典也。微子之命辭，是封誥常套，何所見必武王封，況在古
文而今文无之，固不足信者乎。

王心不違

折衷曰：不違，屬王心。林注王之欲心，莫有違者，非文理。
微將若之何。

折衷曰：杜云言不可久行，非傳文之意。
願之久矣。

折衷曰、只是欲歸而立家耳、杜云言兄始為亂、已則有今日之願、蓋念言此泥久字、致鑿也、

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

凌稚隆云、怒其母及其子、故逆之遲、

馮李驛云、逆其子、當并逆國、姜正義謂、非逆其妻、然則姜以何時歸、而下云北婦人之客耶、

折衷曰、子明與叔孫相知、而取其妻、故怒子明也、傳文怒字絕句、諸家子字絕句、非也、丙午、己子、後聞其長、思而逆之、其母為子明妻、而在存、故下云北婦人固不逆之、若已逆之、叔孫病中、豈无婦人一事、見於傳乎、且子明已取之、曷又送之、已送之、則曷復與之通問、下北婦人杜註云、客謂公孫明、共

公孫明貪戀來魯、則其始何送之、

求之而至又何去焉、

傅遜云、杜云言求食可得、无為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故辭以免、陸云云、愚謂杜說固未當、而陸說尤遠、叔孫困迫將死、杜洩為其臣、而且有忠義之節、其時豈无憐痛之意、乃追咎其前事、而使之愧忿、必不然也、叔孫既死、杜洩尚能抗季孫、而必以礼葬、白殿中軍之誣、豈有叔孫尚在、而謂其力不能討牛也、杜亦未得其情矣、蓋綠豎牛寵任既久、而其為尤惡、戾畢常、故驟聞叔孫之言、而一時不虞其惡之至此、不悟其言、故云云、蓋杜解其言為是、而解其所以言者、則非矣、折衷曰、杜而字、作則字看、古文多此例、文意可通、然求之而

碎

至又何去焉、全文至字去字、相呼應、必不外於陸、如杜則通二句、文理破碎、不成義也、叔孫賢而寵牛如此、蓋杜洩常諫之弗聽、今而其力不能知之何、而叔孫命殺之、故為此言、以恨之矣、杜說無為去豎牛、言無緣故、云力不能去、設辭以免、夫杜洩忠義之士、及主之困迫將死、設辭苟免、可為之乎、傳氏云、不虞其惡之至此、不悟其言、此亦遠矣、豎牛殺孟逐仲、其惡无所不至、杜洩豈不虞至此、縱令不虞之、叔孫寧不再告、而徒已乎、凡病者告飢渴、豈有不急與者乎、及豎牛不納人、杜洩無乃不虞叔孫之言、而徑入而救之乎、而不得者、其力既不能也、不然、則其於叔孫、何疏之甚也、傳氏以抗季氏律之、季氏可以禮責之、豎牛非力則不能矣、季氏之於

陽虎猶然、況杜洩乎、

孟孫為司空以書勳

孔穎達云、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者、春秋之時、又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

折衷曰、魯三卿而攝六官、不得與周同、其書名、書服、書勳、司徒、司馬、司空之職掌、而必自書之、固魯之典禮也、非春秋時之變法也、

五年舍中軍

傳遜云、杜云、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劉敞云、如杜所云、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為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陸云、今按魯之軍號、傳所不言、

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非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若爾則傳宜畧書之矣叔孫之軍名尤未見有拙愚謂劉陸之說皆明拙此直杜之謬矣下文言四分公室則自明白不必用註季氏取二則中軍固存特易其名耳

折衷曰杜為軍之名號可笑之甚也三子各杜誤亦皆不知矣邵宝云舍中軍毀三而為四也非矣毀四而為三也初為三軍雖稱三其實四也三家之軍與公之中軍是也謂之中者寓於三家之中故為三軍也今舍公之中軍只存三家之軍故毀四而為三也邵氏見四分之文云然可謂粗矣

孟氏取其半為

杜預云叔孫以父兄歸公孟氏復以子弟之半歸公

馮李驛云按此則孟更優于叔孫矣愚意當是不分父兄子弟直各取其半方見叔孫但臣子弟之賢耳

折衷曰臣其子弟謂為公臣也陸傳不言不得其解也獨馮氏言叔孫應最廉然亦不知為公臣本由不得全亂之說

葬鮮者自西門

折衷曰杜云不以壽終為鮮此說斷不然矣季孫為豎牛掩其餓殺若自西門則暴殺也已暴則不得不討豎牛是知鮮非橫死也竊謂豹死而適嗣未立雖牛立昭子猶私而未公昭公命杜洩葬叔孫季氏欲立仲乃知昭子之位穆叔已葬仲死而後定蓋嗣未立而死謂之鮮也此不足以貶其人

以季氏不能過杜洩也。此余臆度，然非此則不通。姑註以俟君子之心。

卿喪自朝魯禮也

折衷曰：朝對西門言，是非朝廷。又非朝廷之門，公宮南鄉，凡國指南門為朝門。魯有庫門雉門之名，見于傳記。其制今不可攷。李唐之時，門有三重，內為宮城門，其外皇城門，又其外帝城門也。蓋魯卿大夫之家，在公宮城門之外，如唐皇城內，是朝指其南門也，非極自朝廷出。

使亂大從

折衷曰：杜云：使從於亂，无不可，而孔疏何意？又引服說：大和順，豈可云大從？且牛之禍，叔孫氏豈止亂順也？陸取之，亦何

意？傳氏云：左氏每有例用字者，杜解固然。傳大從為大作，按得杜傳二說，固意共成矣。杜解意而不解句，故例字見之。傳本非例用也，乃大從，大作之意。然從作字本異矣。傳第解句而不解字，以作見從也。傳從字，從亂之義，而大從，大作之意也。今且以杜意注之。

殺適立庶又披其邑

傳遜云：杜云：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豈有父死數日而猶有不知其故者乎？

折衷曰：叔孫臨終不納人，在傍者唯牛一人，而置虛器，則雖粗知之，未見其實，亦容有之。且雖知之，諱而不言也。孔疏云：若昭子知讐不殺，則仲尼不宜善不為功。然春秋之時，君臣

皆以為功如昭子實不易得仲尼善之不亦宜乎傳以上文使亂大從為暗言殺其父不必然

明夷之謙明而未融

折衷曰上曰明夷日也此但以明夷為日象而斷之杜以日在地中與謙象解之非傳意

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楊慎云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又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禮記射義亦曰以賤事貴有十等為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皂也輿也隸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為之也苟无等差民得而犯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賈誼曰天子如掌羣臣如

陞衆庶知地按十日十等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鄉明而治宣于日中故日中當王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飼馬以夜半起故半夜當皂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多不通當缺之可也折衷曰古凡此等之事但不過借而比象之耳何深義之有其實非天有十日如甲乙人命之以為記耳人等亦然矣惟是聖人奉承天是以事之法象以立道使人由之故推究其理則有不通者亦有淺近者何害于事于道故不求其義謹奉行之乃學者之事也儒者不知道之坦易於事求之深於道求之高乃牽強穿鑿務神妙之於是乎人不可跂及使絕望於道豈聖人之心乎

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折衷曰杜說是補傳而非親傳故削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干行

杜預云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

折衷曰此占直是以明夷為日象而不用夷傷之義離變為艮日動取干是日動是行也唯取行義已凡占筮无方隨意取義此其教也杜甚拘矣

故曰其名曰牛

折衷曰杜云豎牛非牝牛故不吉愚謂豎牛非女子故杜云然繼為牝牛以謬入則得為吉乎凡錄辭只是示卦之才德

拘是則不可得占

民食於他

折衷曰杜云言魯君與民無異此誤會民食文厲公見之顧炎武云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昭公不能養民而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此說得之

不圖其終

折衷曰杜云无為公謀終始者非傳意

不恤其所

折衷曰凌氏云所猶言為之地似而非也

敬始而思終夕無不復

折衷曰始思終以敬行之則終无不知始言終始循環一而

无愆此謂之終復于始杜云事皆可復行似終復皆為虛字
享覲有璋

折衷曰按聘禮始進珪以為信次進君之幣物楚為享上曰
朝聘有珪相承曰享覲有璋則似謂聘享之享故鄭玄服虔
傳遜顧容武皆以為然獨杜預氏破之為食饗之饗云既朝
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孔疏雖從杜其意存疑愚謂事
禮束帛加璧庭實皮馬未有用璋者也璋則聘于夫人夫人
又別行享禮不宜并夫人之聘以說享禮且覲古來訓見致
君之幣不宜以見言此杜所以享覲為饗見而不從服鄭也
然臣為君使執璋禮經无文豈有臣而執璋者乎且此兼朝
而言則君亦執璋又豈有君臣同執者乎杜說亦非竊致周

禮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覲聘又考功記玉人云瑑圭璋人
寸璧琮八寸以覲聘覲兼聘言則覲是聘類有大聘有小聘
疑小聘為覲而瑑圭及璋以為其信也圭以瑑言必是典桓
信躬之圭別也因考易云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享于岐山蓋
享亦朝之別故曰享覲也但此余臆說禮无文然非此則享
覲有璋終不通矣

殮有陪鼎

賓
折衷曰凡食物謂之殮朝聘主國之君歸殮於容館謂之饗
餼聘禮案始入館宰夫朝服設殮此君未與賓禮接命宰夫
備食物禮前有此事故周禮掌客直以此稱殮對饗餼說之
其實殮非禮食之名鄭玄云食不備禮曰殮此周禮云上公

殮五字、饗餼九字、云云、聘禮、饗餼五字、殮但見飪一字、腥一
字、故為然也、不知此宰夫之設、而非君之歸、自當降於饗餼、
且賓入館之初、故有飪腥、而无餼、亦其官也、而殮為不備禮
之名、覺釐謬千里也、至杜預云、熟食為殮、則大謬矣、熟食曰
飪、故聘禮云、宰夫設殮、飪一字、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字、在
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各一十車、新芻倍禾、
若殮為熟食、何有腥、宰米禾等、杜何意、破鄭玄別設此說、自
宋之後、學者好言理、而忽畧禮、故陸傳之徒、此等皆委任曰、
而敢不議、不亦左乎、愚按、此殮指饗餼言也、不言饗、而言殮
者、上下皆以一字為文、而與宴對宴、飲也、殮、饗餼食也、此處
不可以饗餼為文、故以殮言之、猶不言天子諸侯、而言大小

也、或曰、聘禮有殮、有饗、餼、无乃殮而非饗、餼乎、何以殮為饗
餼、曰、殮、无陪鼎也、曰、鄭玄以羞鼎當陪鼎、何如、曰、鄭因此傳
言陪鼎、強以羞鼎當之也、陪鼎、陪從之美、加陪之以厚、殷勤
也、故此傳特言之、以見榮賓也、饗、餼、賓有陪鼎、而介則无之、
降於賓也、而羞鼎、上介亦有之、士介則无此禮之等差也、羞
鼎、何得為陪鼎、鄭誤、无容疑矣、但彼是諸侯之聘、此傳兼王
侯朝聘而言、則殮有陪鼎、亦未可知也、然殮、禮之輕者、饗、餼、
禮之重者、舍重、舉輕、不可以為言、故余斷以殮為饗、餼、
加之以禮、重之以睦、

傳、遜云、杜云、君臣和也、夫豈有君臣不睦、而能脩備者乎、况
以禮言、敵國、而睦言、本國、文亦拗、陸云、言睦於楚、良是、

折衷曰下文云是以楚弗能報此不能報於鄔也報於鄔者戰勝也則是宋盟以前晉楚未和時之事且其禮睦言晉備於楚者則非言楚明矣杜固誤陸尤非今以意註之

叔禽叔椒子羽

杜預云皆韓起庶子孔疏云賈逵云然杜依用之叔禽叔椒皆連叔為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劉炫以為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既无明證而妄規杜氏非也

折衷曰孔氏強附杜故其取杜猶可也如非劉炫則亦妄也夫二叔一子字不足為明證劉規不亦宜乎韓七族故賦七邑杜下註亦云韓氏七然則劉為韓起之族似允當又韓須是嗣子而云受命而使矣則猶幼矣雖有庶長三子之中焉

知不有幼者而豈皆分家成族乎且果庶子乎應序韓須下我不得不從劉說也均之无明證而孔疏非平穩而取穿鑿一何僻也下羊舌回族又與劉炫爭異同皆无明證

辭不敢見

折衷曰杜云奉使君命未反故非

其可以息師

折衷曰杜云息楚之師愚按息字恐休息之息楚不敢侵則可休息我師

六年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折衷曰晉之取田也杞侯來盟而曰如同盟蓋魯怨杞深矣彼是要盟其意絕而不為同盟也

閉之以義

折衷曰義者道之名也孔穎達謂合於事宜欲以訓詁得之適見不知道

聳之以行教之以務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

折衷曰聳字從耳從夕感聽而從之意世有聳動之言鼓舞之也此得之杜訓懼德行何在令懼也上自君下至農商各有業以為務此謂教民以勤所務也杜云時所急此言其常且所急豈務乎大乖文義臨謂位於上俯臨於下涖謂自此至彼知涖盟請涖于衛涖殺是也與臨不同故別說非謂當事而臨之杜云施之於事為涖非涖字之義斷決斷之斷杜云義斷恩是為斷續之斷此豈斷恩之義乎正義能知為決

恩

斷而又曲從杜引胤征威克厥愛允濟以為斷獄之事牽強甚矣

並有爭心以微於書而微幸以成之

杜預云因危文以生爭緣微幸以成其巧偽

折衷曰傳文一意杜分為二項且書即刑書以危文解非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杜預云周之衰亦謂之刑書謂之九刑

折衷曰不為文刑武刑而稱九刑故云然无用之說今削之皆叔世也

折衷曰叔世季世无別服虔分之古書每證非

制參辟鑄刑書

法

折衷曰、此謂效三代之弊、杜云、謂用三代之末法、不知杜為參用三季之法、歟、孔疏則為然、

國將亡必多制

折衷曰、多制、謂繁法瑣細、杜云、數改法、多制之因、數改法、然事自不同、多制不可以數改解、无乃誤乎、

孔穎達云、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縣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无律也、為當吏不及古、民傷於昔、苟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改、何有異乎、斯有旨矣、云云、

折衷曰、古者以道布化、以禮樂治之、此所以不可使知也、後

世廢道而任法、一切威斷、古使民懷、今使民畏、尋常畏之、縣律示之、民愈戰栗、畏上、況古之輕者、今極峻刻乎、政古今縣絕、何得謂无異、其以封建郡縣論之、抑未矣、

晉侯享之有加籩

折衷曰、下云、今豆有加、互舉一、以見籩豆並加、季孫見籩豆、加退固辭、加獻、因知此加獻數也、蓋一獻、籩豆有數、加籩豆、則並獻數、後可知也、

得貺不過三獻

折衷曰、諸侯之卿、獻數周禮无文、典命、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貺其命之數、大行人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亦貺命數、季孫魯上卿、其命三、乃三

獻固典禮、元年、鄭人享趙孟、杜云、大國之卿、五獻、鄭玄謂、
獻視饗餼、聘禮饗餼五字、故杜因為說也、獻視饗餼、无明文、
然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則又是五獻、
且盟主視上公、故彼傳且從杜、要之、禮残缺、其詳不可得而
考耳、

對曰寡君猶未敢

折衷曰、杜云、未敢當此加也、余則謂、承寡君以為驩也、則不
敢當驩也、

華合比曰我殺之

折衷曰、杜云、欲以求媚大子、此欲附稱名之罪、故証之矣、
私面

折衷曰、私面、私覲、禮有文、但未知各有禮否、

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

折衷曰、或云、寧字下脫不字也、愚按、不然也、无寧二字、管以
善人為則五字、而不管下句、何也、則人之辟、不須以无寧言、
本文法、則下辟下、豈各置乎字、以相重、故省上而置于下也、
而文有化工之妙、傳往々有此例、

子蕩歸罪於遠洩

折衷曰、此不待註而明也、而林云、以其始禍伐徐也、鑿亦甚
矣、故改之、杜云、不以敗告、故不書、非也、凡楚事多畧、

士句相士鞅

折衷曰、凌稚隆相字絕句、此為存侯相也、非、

七年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

凌稚隆云言楚封內土皆王土臣皆王臣人之等類雖不同而其供王事則一也有司豈可以我非王臣章革獨為王宮而不執人於中哉

折衷曰此第遂字為解不得通篇之意故含餽甚矣

作僕區之法

折衷曰不云作僕區而云之法則非書名明矣僕區必是一條例而楚國改刑之名也書典非書固未可知杜定為刑書非也至僕區之義則何可知之服虔云僕隱也區匿也為隱匿亡人之法甚哉漢儒之自我成古以誤後人也緣盜所隱器語為此說不知此亦僕區中之一條例也

是無陪臺也

折衷曰謂臣不得臣其臣也杜云言皆將逃豈傳語意

何蜀之敢望

折衷曰謂非求蜀之償也杜云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大謬

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

折衷曰使臣以下杜不得傳意故上解云問魯見伐之期此云請問也

自
白取謫于日月之災

折衷曰孔穎達因後世日食有常數謂士文伯直設勸戒之辭其實非由日食其每數百言甚詳也愚謂古之天道日食實無常數如有之聖人何不知焉日食是天變聖人畏天故

以為災、以食希少、又不時食故也。後世不畏天、以智力測天、故食有常數。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天從人而變也。其未知之時，食无常。魏晉之際，猶有頻食，此其說也。古者定分野，欲使人君畏天而慎德也。有德之君，苟有天變，懼而務德，此即天道而聖人之教也。其變或當或不當，此又天之不可測。所以益畏也。孔云：時王政不行，設有天變，當與天下為災，何獨衛君魯卿當其咎也。此不知分野之教也。又云：若日食在其分次，其國即當有咎，則每於日食，必有君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乎？亦是死板之說，其不可常也。士文伯於下論之，讀書不熟，何其踈乎。按文伯云：六物不同，乃陰陽家之說，古亦有之，亦唯不可測，是天道也。天若一定者，則不足

畏也。聖人立法以教人，亦非以己心立之，即天意也。漢災異之說，雖非古，猶有古意。自後漢王充逞其私智，乃責天以理，於是乎詩書盡廢矣。究則云：聖人假之神靈，作為監戒。果爾，古人盡愚，而今人已聖矣。其侮慢天，誣聖人，使人驕傲，實小人而不忌憚者也。

子產曰：說也為身无美而圖說。

杜預云：伯有无美，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淺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

折衷曰：戰國說客進說而曉事，文章有說，立說以曉人，然說與解大異矣。以說也為解說，民心強而迂，且說者言也，今以行事示之，不得言說，繼以言諭之，何以說也。二字言之，此大

乖字義圖說子產圖之也然則身亦子產之身是文章自然
亂也而以身屬伯有此大乖文理妖鬼之故立之者惑民之
故立洩之事而唯以為身无義四字為言雖古文簡豈有如
是者乎皆牽強也儒者之意言鬼神愚民之事而智者不為
所惑也是大皆古者其不知道職是之由滔々者宇宙皆是
也故後之規杜者皆不出杜意也下文反之以取媚諸家皆
及及為及道夫鎮妖鬼立洩未見及道亦是以前意看故也張鼎
思云張巡云死當為厉鬼以殺賊此與伯有為厲之后不同
夫精氣為物遊魂為變雖事有是非厲豈有二乎僻儒之論
往々如是

不媚不信

折衷曰媚者取民心也言民心不歸則不我信也林堯叟云
民苟不說不信之招也此以媚屬民為說之義非也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魂魄

折衷曰精氣為魄其發動者為魂魄為陰魂為陽其實一而
非有二猶心與意也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又奪伯有魄
可想見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亦是非別物言精氣為物故
其魂為變也延陵季子云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无
不之也魂氣即魄精之發揚也此古義也郊特牲云魂氣歸
于天形魄歸于地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
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
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

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
則皆以氣為魂、形為魄、此本于此傳、而誤會人生始化曰魄、
陽曰魂為說者也、祭義又遂至魂為神、魄為鬼、殊不知天神
謂之神、人神謂之鬼、合鬼神云者、天人合一之義也、豈形
氣魂魄之謂乎、凡禮記一書、不可不精擇者也、有一篇之中
附會者、有全篇偽造者、黔首秦後之言、祭義言之、非古、徒可
知、其他不暇辨也、後之諸儒、及說文、諸韻書、皆附會此傳、及
郊特牲祭義之文、以立說、何足以為概、傳遜能破杜魄形也
之說、而云、形亦可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言形矣、亦不知為
用物精多則魂魄強

折衷曰、下文云、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

矣、是而明矣、諸子紛々、皆影耳、故不舉焉、杜最遠矣、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

折衷曰、杜云、強死不病也、未切、人泛指之、不待解、杜云、人謂

匹夫匹婦賤身、所馮之馮、何必賤身

所馮厚矣

折衷曰、此結三世執其政柄以下之言、杜云、良霄魂魄所馮
者貴重、此馮字、為馮於人之馮、大謬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

折衷曰、本文正言無度、杜說每度之事云、相尚以奢、相困以
酒、何以知之、孔疏又益之云、相尚以奢、食無度也、相困以酒、
飲無度也、甚哉、人之好鑿也、

叔父陟恪

折衷曰詩言陟降故馮氏云恪疑降之訛今按不必然
余敢忘高國亞圉

杜預云二圉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馮季驊云此只不忘先王親之之意註似鑿

折衷曰二圉周本紀為周之先杜因為此說也史記蓋依世
本凡二書多杜撰无寧因此傳附會之乎不足取信也周之
先何與於衛特言之凡受命而王各立一代之制不必用先
代之禮縱用之不須此特言之且效殷而賜之則列國皆然
何獨衛言之豈賜命之套語乎今於衛言之則二圉為衛人
何疑焉若知我先之為諸侯也嘗受殷王之命故效之今亦

賜衛侯以為辭命則周王可笑之甚也馮氏為親之殷之賜
周豈親之乎何引以為辭要之衛之先侯无二圉者故史記
為周之先也安知不有衛臣有二圉者衛侯使之勤王之吏
諸儒皆為史記所惑不見義之當否也

召其大夫

折衷曰大夫杜為其屬大夫是也歷觀傳文古凡長屬相視
知君臣右宰穀之於寧喜杜洩之於叔孫豹可以見故僖子
今以家事屬之也又按軍役其屬為師旅之長私臣无所用
故不從之使守其家及采地是又不可不知

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宗

傳遜云杜云聖人殷湯陸云僖子所謂聖人乃正考父非湯

也於此既言殷湯而於下聖人有明德者又橫益其文為聖人之後愚以陸所辨詳明且杜以聖人為殷湯則宋人皆其後也何云滅于宋乎

折衷曰杜聖人為殷湯則得之二子為正考父誤矣上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承之曰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言孔子聖湯之後也滅于宋而今在魯也此聖人指殷湯甚明矣於此何得為正考父以下又有聖人之語陸定為正考父此并下文不知也云滅于宋者謂孔子之家滅于宋也非謂聖人之後滅也果知傳說則孔子為湯後乎宋非其後宋不滅乎孔子之宗亦不滅于宋也可謂愚論矣滅武仲所謂聖人非謂殷湯亦非謂正考父只泛言有明德者之生達人今僖子引

之以正考父當之其意言以武仲所嘗言觀之則正考父之
丘
恭當生達人乃孔兵其人也此以恭取弗父何正考父非以
為聖人也

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

林堯叟云凡謂之辰如北辰大辰之類其義莫同何者謂之
辰

折衷曰此專問六物中之辰北辰大辰固不須問林非
故以配日

折衷曰子丑辰之位也甲乙日之名也月之始日在辰故甲
乙子丑相配為十幹十二枝以紀日以幹枝紀者只日而已
今紀歲紀月非古也月以數名紀之呼正月二月三月不待

更用幹枝也。歲則無紀，各國以其君即位之年為元年，而不通天下，故求之以事，如云鑄刑書之歲二月是也。按孔疏云：明非一所也，不知何謂。

足不良弱行

折衷曰：正美良字絕句是也。本有弱字作能者非。

二卦皆云

折衷曰：諸家皆為云建侯。若取屯象利建侯，則元亦不可立。是知非言此也。蓋二卦所云皆元可立也。故下云：子建之象之建侯，棄而不用也。其不可與要，是易美也。

春秋稽古卷六十 折衷第二十六傳二十一

春秋稽古卷六十一

皇和

安藝 平賀 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二十七傳二十二

昭公三

八年詩曰：哀哉不能言，至其是之謂乎。

折衷曰：杜不知斷章取義之教，故為強解。且云：當叔向時，詩美如此，與今說詩者小異，亦不知今說詩者之非古也。

自根牟至子商衛

杜預云：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

折衷曰：菟，雖大也，豈有尺，蓋國東西竟者乎。曰：菟，干紅，乃乃。是竟內之一邑，而根牟商衛又在紅中，杜因商衛字面為宋。

衛二國非也。九年傳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亦為宋國乎。
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

折衷曰：杜以梁嬰為子尾家宰，三子為存大夫。此或然。下
文有而立子良氏之宰，則嬰之為家宰不可必也。三子或子
尾之庶子乎，不似屬大夫之名。凡此等不記其事由，則不可
指定也。杜定為宰大夫，似強。至十年桓子反子城子公之孫
捷，云八年子旗所逐，則名不同，恐不然也。

吾又寵秩之。

折衷曰：立宰可謂之寵秩乎，杜以當之，何意乎。

子盍謂之。

折衷曰：杜預云：謂之使无攻我。子旗使解諭為子良之意也。

焉及无攻我，謬矣。陸祭之誤，傳民辨之。

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折衷曰：輿，杜云衆也。衆嬖不成義，故云嬖人之貴者，益遠矣。
故顧氏云：輿，嬖，夕大夫也。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
亦未切也。至杜云欲以非礼厚葬哀公，則大非也。國既滅，常
礼猶不得，何及厚葬。服虔之說亦鑿。顧氏取之，昧於時事也。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折衷曰：析木等古之命名，今罕得知其義。劉炫說：後世五行
家之說，臆度以解古無之。由字，崔山之說，詳于每誤及補正。
自暮至于瞽瞍，無違命。

折衷曰：由此言，則瞽瞍非不德人，又非匹夫，而尚書指以為

頑又云往于歷山往于田與此不合左氏固亦存東之語間有焉然趙是晉史通于古今又不應不見典謨而有此牴牾可疑焉孟子已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況乎經秦火出于漢儒記臆其間不得无附會當以左氏為正

故周賜之姓

折衷曰世本云舜姓姚氏此據虞思妻之以二姚之文今云周賜之姓而陳以媯稱之由此則凡列國之異姓任姜之類皆周所賜也然本來有姓者似不可改賜者也要之古典不存不可得而考爾

九年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杜預云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

折衷曰此賀使何會禮之有但杜為排服虞言之知孔疏云畏威加敬各遣大夫往彼會之恐非杜意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折衷曰此夏禹封后稷之地世々字而不失故云自夏吾西土春秋之始魏芮為國又公劉居豳故杜云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此似為五國之長而非領五土也果爾今安得云吾西土云自夏則世々字而不失後可知焉而國語云不窋自竄於戎翟之間妄說也又五土唯魏芮為國亦在武王一統之後而杜云五國非也孔疏引叔例土地名詳各道里疑其違及不言豳殊不知豳后稷封內之一邑公劉居于此耳若以豳為封國則其去而南在他邦之域豈得占居乎古之地

方不可知也。今輿志皆臆度，不足依拠。不知者如闕乎。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杜預云：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

傳遜云：禮所謂敝者，緇布冠，非弁也。傳所言弁，非緇布冠也。緇布冠固敝矣，弁則古天子諸侯俱冠之，以朝覲祭享，禮曰三加彌尊，何敝之有。乃以敝字偶同，遂強而一之，曰弁亦冠也。是卽弁以為緇布冠，可乎。劉炫以杜為非，而不能解，乃曰：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為髦，彼兩髦因敝之者，謂親沒則不髦也。夫親沒則不髦固矣，然傳中无親沒之文，豈得橫益且弁字何著。疑此髦非詩所謂兩髦，卽髮也。卽今童子所垂髦。

耳。今詳考諸禮經，弁味傳意，蓋曰豈有如弁髦而乃因以敝之乎。蓋王自居於尊，以責晉，不應以鼻自喻也。觀下文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可見此說迺自愚始，而實必然也。折衷曰：弁者，爵弁皮弁之總稱，何得為緇布冠。假令改弁為冠，單曰冠，亦不得為緇布。況言弁，且髦於三加，无所干涉。故冠禮不言焉。今何以為言。杜大謬矣。傳說穩當，然當云冠弁也。髦字為无謂，且與下文重複，愚亦臆度，然非此則不通。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折衷曰：杜允姓三苗為兩種，无拠，非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杜預云：后稷脩封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

傳遜云、陸謂封殖封厚長殖也、制之御之也、以較之杜鑿矣、折衷曰、封厚長殖亦以種執言之、仍不得不以戎制為畜牧、其意與杜無異、唯易封字耳、夫戎不可在內者也、豈唯以畜牧言之乎、且既在內、雖我狄何專事畜牧也、

衣服之有冠冕

折衷曰、冠冕首服、故以為喻、孔穎達云、我周存在、於伯父有、益加衣服、此何義、

豈能改物

杜預云、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

折衷曰、非天子而改正朔易服色、雖不為文公、豈有之乎、以此見改物是杜何意、

陳水屬也

杜預云、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

折衷曰、八年傳云、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知之、杜撰之云、然、彼謂因顓頊氏滅於鶉火、陳亦如此、以其族故也、非為水族、若以顓頊後故為水屬、則楚亦顓頊之後、實為祝融屬、火而不為水、若云其先為火、去水而為火、則陳亦舜之後、遠取顓頊、何乎、抑舜亦屬水乎、或楚非顓頊之後乎、右以玄枵為顓頊、故十年傳云、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是在北方水位、所以顓頊為水屬也、未知何以故、然也、古天子有稱炎帝、稱黃帝、有尚白、尚赤、故後代謂五行各以一德、王矣、殊不知、古得雲瑞、以雲紀、得鳥瑞、以鳥紀、何更有五行、

火

我未見古有青帝白帝青牡黃牡且如說則舜土德陳亦土
火生土楚何滅之凡五行說戰國僻儒之杜撰余別有辨
火水妃也

杜預云火畏水故為之妃

折衷曰畏則仇也畏故為妃是何義殊不知水火相偶而相
助火得水而能盛水得火而成大試諸今日然矣妃配偶也
非后妃之妃若以后妃之妃言之則水為火妃不得妃火也
顧炎武引漢五行志不足言焉

而楚所相也

折衷曰楚祝融之後相火者而非火故火逐之杜訓相為治
楚非治火者非也

妃以五成

折衷曰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漢儒為五行
生成之數易无五行之事妄誕之說也後儒皆主之故杜云
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

故曰五十二年

杜預云天數以為之紀故五及鷄火

折衷曰杜以前義云然易云五位相得者奇偶配合之象其
實數以十為紀非五也天之用五唯生物而已在天之紀七
也故十年傳云天以七紀可以知也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杜預云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

折衷曰自王充賈逵鄭玄既為此說孔穎達引書武成甲子昧爽共十八年傳二月乙卯以為證然甲子武王伐殷之日紂喪不必甲子二月乙卯是昆吾稔之日也稔曷得為亡夫日主甲乙而子丑為之妃若果指日當以甲乙或甲子乙卯言之不可單言子卯且甲子日之名而非其位不應以在言且指日直曰辰古未之見不舉甲乙以子卯言則辰為日月之會明矣其忌子卯之義則未聞

又飲外嬖之叔

杜預云外都大夫之嬖者

折衷曰嬖幸者何在外都杜與梁伍東鬪伍同謬必是侍從

目

之臣從臣為君之耳目故曰女為君曰又云二御可以見檀弓云嬖臣亦可證顧炎武云嬖大夫職司察外事亦非也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

折衷曰云居維首者指婺女故下云而有妖星焉杜為客星其誤不待辨

邑姜晉之妣也

折衷曰孔穎達云邑姜亦是成王之母而於周無災任姜共守其地而不告薛女此則禪竈自知非吾徒所能測愚竊謂凡非大物則不足動天象薛袒之女蓋無足稱者也邑姜雖成王之母猶有武考在故災不能及周子孫而晉受之也或雖周為天子而晉制天下命故當之也顧當時取義有其法

今不可知，然不出于此二義。

天以七紀

傳遜云：杜云：二十八宿，面七。夫二十八宿，固為面七矣。而於此上下文，何與乎？愚按：爾雅：斗牛為星紀。郭云：日月五星之所始終，故為星紀。則其分尤不應有。故星出于其間，故言耳。折衷曰：以七為紀者，謂歲月經歷也。故取晉侯七月死之義。非謂凡物皆以七紀也。其所本，取日月星終日歷七次也。杜推本二十八宿，然方面止七，而无為紀之由。蓋漫然以此當之耳。非有所考而言也。李夢陽云：斗七，故天數多準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以七紀是也。日月五行，璣政亦七。易曰：七日来復，極永之。晝時七，則回夜亦知之。詩曰：終日七襄，是也。

此為凡天道物皆以七紀。然天不七者，亦夥矣。為本于斗，之。用建方耳，而亦不與于七。且古每言之者矣。日月五星，二與五也。以書之七，政當之，非也。且古唯歲星以為言。餘四星无及焉者，不可并言也。易之七日来復，謂六爻終而復反始，故云七日。非天紀之七也。極永之時七，則極短之時五也。七襄安在時數，其說皆不當也。傳說是大不曉事也。以七紀取於七月死之證，固不與。婺女故星之事，今故星之出，婺女而玄枵也。何得為星紀？毋寧因以七紀之紀為星紀乎？雖牛女相鄰，換星易次，則皆非其占矣。按古日南至，在牽牛。郭璞云：日月所始終，蓋以此也。未知古名星紀，果然之否。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

杜預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故星出婺女時非
歲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

折衷曰杜撰國語及韋昭註為此說也國語以二十年傳之
有逢伯陵附會於此傳言之也彼傳上有爽鳩氏下有蒲姑
氏中間乃季前有逢伯陵不言氏則並是人名而非世號夫
有逢伯陵四字剽取一字以稱逢公何有之國語杜撰無疑
矣韋昭為殷諸侯意度无批今味傳文星字下有斯字乃是
逢公登則是時而星出也然則分明是指今之言而非言古
者也果以齊君則宜以大公沒日當之于先代何相干況猶
有爽鳩季前蒲姑氏何必取於有逢伯陵且曠世之人死時
星出於婺女春秋之時何知之況戊子之細乎且如說則雖

傳文簡與不可遺語如此

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

傳遜云杜云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是以子良醉而桓
子騁矣於傳文不協如杜意則傳文應云遭子良醉遂騁告
文子蓋醉而騁者子良也遂見文子者桓子也文義甚明
折衷曰傳氏得之杜謬

彼雖不信

傳遜云杜云彼傳言者劉用熙曰彼謂稟高也信猶實也言
彼雖不實欲攻我今以下文讀之當在稟高也
折衷曰以彼為稟高則得之矣信為實未得之也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鉶率吉讀斷三尺焉而用之

杜預云靈姑鉞公旗名

顧炎武云戴氏疑以為旗不可斷三尺而用李雲雷曰此如芊尹无字之斷王旌斷其旒也

折衷曰靈姑鉞不似旗名戴氏之疑不亦宜乎按鉞字從金則疑矛屬顧氏取杜者師之耳目在旗也今不可指定但不出旗矛之外也

反子城子公之孫捷

杜預云三子八年子旗所逐

折衷曰子旗所逐者子成子工子車雖成城公工晉近未可敢為一也疑子尾所逐之羣公子

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

杜預云行用也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

傳遜云人來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

折衷曰杜為不用幣則似為規下文即不然說不明子傳說人眾不能行不闕於見不見殊不知不行幣之不行也盡用之謂費廣用盡幣資也下文曰子皮盡用其幣歸可以見也傳之不行豈不能往之義乎必盡用之又豈盡用以給之乎且得見新君則以費廣故不行乎皆不通之說也

幾千人而國不亡

折衷曰杜云言千人之費不可數以數解幾既是強而不可數不成義若親文為所角反則益不通馮氏云言千人之費而國不亡者有幾恐非傳語意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杜預云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

折衷曰傳氏辨杜誤盡當矣說命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杜以此意視之至下不通故為強說傳意以行之為知故云將在行之與彼本別矣

十一年且譬之如天其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斲之

折衷曰十八字一句讀凌駕皆天字絕句非

是以无極不可沒振

極下同

折衷曰杜云盡則棄捐故言无極棄捐之意傳文无之因无極之言附此義殊不知无極不可極也下云不可沒振故特

云无耳杜又云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傳固有倒字然沒不可振而可云不可沒振乎必不然也孔疏泥沒字引方言出溺為極云楚如沒水不可救也極字何必出溺

僖子使助蘧氏之筮

杜預云筮副倅也蘧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

折衷曰以筮為副倅何依擬言之且妾以副稱之未之前聞无已則勝年可以為副今蘧氏別居非勝明矣何得言副妾且筮為副妾當云使助其筮蘧氏今云蘧氏之筮則是蘧氏之副妾而非僖子之副妾也若以使泉丘人為副助言之則當云使筮助蘧氏或云蘧氏之筮助也而云助蘧氏之筮乃

鳥
造被助之物而非副助之義。因知杜說之妄矣。又按僖子魯
卿何嬖使妾別居。又僖子賢大夫也。奉使歸而未復命。何入
別妾之家而宿焉。乃知遠氏是祿祥途中之家而非都下之
居。鳥有妾置外邑者。又入遠氏。不寢於遠氏而與泉丘人眠。
豈理乎。因思蓋孟氏之女嫁于遠氏。時使泉丘二女從之也。
亦是余臆說。姑錄以俟君子之正。至造字之義。卒不可知。
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

折衷曰。杜云似雙生。傳文簡而不備也。必不然。
物以無親。

折衷曰。杜物訓事。猶可也。陸云猶人也。言物情不附。非也。无
親指晉而言。故下云。晉之不能。亦可知也。且如說。則以字應。

在无下。

義惡周必復王惡周矣。

杜預云。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為大梁。後二年十三歲。夕星
周復於大梁。

折衷曰。子產只是以王惡周。知其必復。非以歲星復言也。杜
泥三年之言。以葢弘言解此。子產非術者。何以彼為言。

必為魯郊。

杜預云。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

折衷曰。杜解大乘文。義大出在郊野者。而可云為魯郊乎。
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折衷曰。姓。姓氏之姓。杜云。姓生也。不成義。非也。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

折衷曰杜以子元為別是一公子厲公因子元殺檀伯與下文不合非也顧氏為子元即厲公得之然亦以曼伯檀伯為一人與杜同不知曼伯鄭子子儀檀伯字櫟大夫也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折衷曰五大之說諸儒各以意言之賈逵鄭衆之說近似然古言不可知臆說安可依如杜說則夫迂僻不足言

十二年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杜預云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曰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

折衷曰海氏之廟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然不可必別堂周有

墓大夫鄭則不可必要是无用之說今削之

壙 朝而壙

折衷曰下棺而掩土總謂之壙禮曰封周官曰窆三字義全同杜壙為下棺說文云窆下棺也壙下土也皆言一偏非也

公子慙遂如晉

杜預云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于策

折衷曰公為見新君朝晉而慙從行公以罪見復而慙獨往雖往非得行聘也公往猶當諱者也況慙即不奔何書之列炫以不告廟故此何告之亦不知也孔疏為要則誣也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折衷曰劉炫以為淮坻非韻淮當作淮孔疏辨之是也但淮

音

泚

泚各引竟内之水此非四瀆之淮也因按詩淮有三洲蓋亦此水然古之事不可得詳必不加斧鑿直依淮字止為水名可也泚水名則淮亦水名陵非山名則坻非山名杜非也蓋土地高大如山者也孔疏引尔雅小泚曰坻以駁刘炫然尔雅因詩之宛在水中坻為小泚不足為坻但刘以此為水中之地坻何必水中亦泥詩非也

壺何為焉其以中為儻

折衷曰為字絕句為於虔反杜云投壺中不足為儻異雖非傳意稍近邵氏云壺何為焉而以其中為儻異大遠

齊將何事

折衷曰杜云齊不事晉將无所吏此大不通故陸云何事猶

簡

六月葬鄭問公

云作何等事也言其无能為也

杜預云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為免喪

折衷曰傳以此結子產不毀廟室一段之文也杜主張短喪之說故率強為終辭享而今葬何所見其免喪又考經傳鄭大率三月葬蓋國之常例杜為經誤非也傳誤

晉荀吳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滅肥

折衷曰古之輿地後人偽托多則地書不足信其鮮虞肥之為赤白誰知其實諸儒不能闕疑何其聚訟甚

周原伯紂虐其輿臣使曹逃

折衷曰凌稚隆虐字絕句杜輿臣為衆臣皆恐不然也但全

文難通不可強解

丁酉殺獻天子之傳至老陽子

折衷曰獻天子未知為誰子杜定為列獻公天子夫成景之族殺其悼公因列獻公也而殺列公之天子甚可疑焉杜母乃以獻字為是乎又庾皮之子過杜為天子傳按過字下又有殺字乃瑕卒以下似過殺之且曰庾皮之子是弱少之稱似不宜為天子傳諸如是類傳不備者不說為可

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

折衷曰云季悼子之卒也分明是代為卿也杜云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夫其平子較卿先後果何為也且文子以來季氏為世家上卿而專政其在後庸何傷孔穎

達謂悼子未為卿夫不見于經不可必非卿也彼為卿無幾而死故謚悼經又不書卒若知未為卿則此何特云悼子之卒也乎必為見在平子前則當直言在前不然而言悼子迂甚矣傳其然乎

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

杜預云十年平子伐莒以功至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

折衷曰傳意只是克莒之時賜三命也其以例加容或有之然平子魯上卿應前已為三命杜必欲爭先後寧為之納叔仲小之譖乎

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折衷曰、昭子无兄為卿者、其云父兄、泛言刺之、孔穎達謂、叔仲子曲引文王世子所言之礼、大是穿鑿、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折衷曰、還及郊之時、聞費叛、是及郊、記事實、杜云、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此杜何意乎、

恤々乎湫乎攸乎

折衷曰、杜云、湫愁隘、攸懸危之貌、皆以意為之解者、南蒯枚筮之、

折衷曰、杜云、不指其事、汎卜吉凶、孔疏為枚筮之義、今大禹頌有枚卜、非不指其事、凡有不指其事、而卜筮者乎、杜非外強內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謨

折衷曰、筮之占法、古每定局、各從意所取、會觀傳之諸占、可知、凡易本卦之卦、氣相通、故舉爻辭、不曰初二三四五上、而以之卦言之、二十九年傳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始、曰云々、其同人曰云々、其大有曰云々、其夬曰云々、其坤曰云々、其剝曰云々、可以見也、此之黃裳元吉、以坤與比、斷之、凡易雖遇吉、亦存戒、如此之黃裳元吉、穆姜之元亨利貞、是也、此乃學易之法也、故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後儒之占、皆拘一偏、陸彛引孔成子、崔杼、陽虎之占、而云、皆止取本爻、不及之爻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占皆以兩卦斷之、其他猶多有焉、陸何不見之、杜之專以坎象言、亦非、非此三者弗當、

共

折衷曰三者杜為忠信善此由上三句為說而其為信者以發首曰忠信之事則可也之故也陸為忠其二者而三為二之誤此解上三句以謂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以供養此忠共二者為善故云然傳遜直以為忠信共而難杜以舍共而以善益之殊不知率事以信為共乃信在其中豈分信共以為二邪愚謂三家皆非也按上文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此分明說忠其善三者而下親之曰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此專就黃裳元吉以斷其美故曰非此三者弗當言非忠其善三者則不當黃裳元吉之吉也此忠字與上忠信之事則可之忠別也彼就坤比二卦而親其美故云外彊內溫忠也和

共

以率貞信也可見本不同矣諸家讀書不精詳徒喋々已三德杜取於洪範為正直剛克柔克陸以與上文不相蒙為強說无妨於不蒙上文上事然有何因由突然以此當之誠強矣按供養乃奉上之稱惠伯始終以此戒焉或知君父師者必有所指焉三德於本文无所見今不可考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杜預云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

馮李驊云此則大概說言凡易皆不可以占陰險之事蓋因其枚筮而知其有不可明言者故微探之

折衷曰夫易沒言也馮氏得之將何事也杜為問辭可通且

平 可飾平之解不通甚矣凡傳中句末有平字者皆是反語此言若如險事則將何事易也可以黃裳之語外飾之平故下云云蓋惠伯知南蒯必非義事故極言之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折衷曰杜云有闕謂不參成非也傳意雖參成猶有闕也

我有圍生之杞乎

杜預云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園圃非宜也

折衷曰杜說不與下相承且不可云我有非也

吾不為怨府

折衷曰昭子言若叔仲小有罪則宜有公裁今私逐之此我為怨府也謂不以私怨逐也杜云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之聚此視怨府知通逃之藪故為傳外之言云為季氏逐唯是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

杜預云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

折衷曰杜意以桃弧棘矢為貢也楚貢別有苞茅愚則謂楚僻陋无弓矢以桃棘當用凡諸侯為天子守國故以其禦王事為言杜泥拔不祥然桃弓棘矢恐非可貢物也凡此皆謂其僻陋林雲銘云總言楚與周踈遠亦拍王舅母弟非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義

義下同

折衷曰不義不可為二地則為三城无容疑矣傳作四實因積晷訛也杜固執四國為二不義果爾當云城陳蔡二不義不得只云城不義也杜十年傳註襄城縣有不義城定陵有

不義亭足為築二城之證乎。列炫擬國語規杜是也。孔辨強甚矣。國語雖不足信。此剽竊左氏者。則左氏本作三朋矣。以今傳本无作三者。必為非誤。則夏五郭公亦非闕誤也。必欲為四分不與義為二地。斯可也。不然。不得不為三焉。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折衷曰。漢儒以來。皆為意料之說。杜不取焉。甚可嘉賞。孔疏具舉。既可厭。而傳遜亦舉。而云以備考焉。此何意。適彼穿鑿之路。可惡。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折衷曰。書酒誥有折父之言。毛萇鄭玄以詩祈父當折父。為司馬官。杜又以此祈招為折父。而云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

之職。招其名。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夫司馬從王而游行。其悒々安和。何昭德音之有。且祭公諫王。以司馬之安和發之。此何意也。賈逵祈訓求云。求明德。馬融為畿內之畿云。王者遊戲。不過圻內。言千里之內。足明德。詩之文理。豈皆如是者邪。陸傳。邵顧。无難之者。得无為毛鄭所惑乎。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折衷曰。杜云。金玉取其堅重。傳遜解式為執。執如堅重。是何美可笑。顧炎武云。猶言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令德也。得之詩。又云。金玉其相。追琢其章。古以金玉喻美質。可以見也。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杜預云。國之用民。當隨其力在。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

力

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傳遜云、王肅云、形、刑之誤、刑、傷也、刑、傷民方、用之不節、无有醉飽之心、言无厭足也、李百藥封建論云、或刑民力而將尽、陸從此二說、愚詳思、杜註本強、亦非詔意、然以刑改形、非也、愚用其意、而即以形解、蓋形象也、君子不尽人之力、乃象民力之多寡、而用之无遺也、

木

折衷曰、杜解大是迂僻、傳非杜、而云用王肅意、然至形字解、則其意與杜實相因、要之皆不得全詩之意、徒逐字逐句施解耳、二句之意、乃王肅得之、然刑者、治罪之稱、不可以傷訓也、雖被刑者傷身、而直以刑為傷、迂而強也、形是形露之形、故愚以曝訓之、

斬

朱熹云、近看貞觀政要、及家語、皆作刑民字、刑、傷也、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无厭足之心、如此、恐與土四句不貫、刑民上、須更加一毋字、乃得從旧註可也、

折衷曰、朱謂與上四句不貫、亦是不得全章之意也、利刃專在此句、若形民上加一毋字、則何得折靈王之心、

蘇拭云、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食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必至於醉飽、則民不堪命、易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節飲食、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一道也、

林堯叟云、蓋此時穆王遠遊、過用民力、宴飲无度、故其詩如此、

韓范云、林以為二、不若子瞻之一之也、

折衷曰蘇論平時役民之事非解此者故其醉飽之說與傳大齟齬只是就此詩泛論耳而亦措大之譏論徒言无用於世者若為解此句則大是迂僻不及林之穩遠矣穆王遠遊其過用民力則固矣以无醉飽之心為宴飲過度林之陋一至于此乎韓氏總是囿圖吞枣但以蘇故左袒之耳此詩杜不解全章之意孔穎達謂祭公謀父戒祈招之辭如然此詩鉛刀之不若可怪楚子亟悔之

春秋稽古卷六十一

折衷二十七傳二十二

春秋稽古卷六十二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二十八傳二十三

昭公四

十三年治區夫曰非也

折衷曰正義云非三代服叛之道也非林得之

民疾而叛為之聚也

折衷曰言民為南氏聚也林注是為南蒯誥聚其眾也以聚屬季氏非傳意也聚民身聚也正義云為南氏之積聚不知何謂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折衷曰正義云、過、至今在楚、以下文觀之、則不必然、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折衷曰、杜云、城之堅固者、顧氏云、固城、息舟城、乃二城之名、補正附說云、按傳書克邑、未有書克某邑之城者、固城、息舟、皆二字地名、城而居之、別為一句、言築城而守之也、杜則謬矣、顧亦未可也、唯附說得之、

及郊而告之情

折衷曰、杜云、告以蔡公不知謀、非也、馮得之、

強與之盟

折衷曰、正義云、二子聞非蔡公之命、欲還、不必然、

依陳蔡人以國

傳遜云、杜云、國陳蔡而依之、陸云、依倚陳蔡之衆、以立國耳、是時倉卒舉事、何暇遽國陳蔡乎、愚謂二說俱未為得、蓋以陳蔡既滅、而其國人皆有故國之思、故復其國、以依附二國之人心耳、

孔穎達云、許為復其國、以招慰之、

折衷曰、陸氏立國、其意不分明、杜意亦不分明、大數與傳說同、然不先立君、則不得為復其國、必也如孔說、為許復國、斯可也、然亦未及乎此、余則謂三子以陳蔡為本國、如漢高祖之關中也、以國二字、不可為復國、許復之義也、不知陸氏之立國、與余意同乎、

因四族之徒

杜預云、四族、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

馮李驛云、四族、當連羣喪職之族說成然已列名于上矣、

折衷曰、此總指杞息舟之後耳、四族始奉事者、遠氏之族、及

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猶有羣喪職之族、常壽過、豈可拍乎、

且羣喪職必非一族、馮氏以此當之、尤非、

猶受禍也、

林堯叟云、以棄疾有當璧之命、子于必受其禍、

折衷曰、殺有當璧之命者、則禍益深、觀後何以此意言之、

子毋勤

折衷曰、孔云、毋以見使為勤勞、非、

乃大有事于君羊望

傳遜云、杜云羣望、星辰山川、趙匡曰、杞禮篇云、諸侯祭名山

大川在其竟內者、不言星辰、趙子常曰、舜典言望于山川、不

及星辰、愚又考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

之、註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類、日月星辰、又典瑞言、兩圭

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觀諸說、則星辰非

望、明矣、杜蓋承賈逵服虔之誤耳、

折衷曰、望、專是山川之祀、於傳亦有明證、杜既於三望、無之、

乃徧以璧見於羣望、

折衷曰、此即所卜於五子之璧、其王先徧以見於羣神、而後

埋之也、孔疏云、謂以一璧徧見諸神、若神各一璧、乃多明、无

不當其上也、假令无明、自當用一也、孔氏一何陋、大室、或謂

祀羣望之處。无依拠。恐不然。今且從杜為先祖廟。巴姬宣為嫡夫人者也。杜以為妾。孔疏引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是明證也。蓋五人皆巴姬之出。故與之共。傳特言巴姬為是也。又按巴姬別娶。而非滕焉。或秦夫人死。而以為嫡。亦未可知也。然為五子母。似近。

再拜皆厭紐

折衷曰。紐。心中在上。故正當曰厭紐也。杜云。微見璧紐。以為審哉。此必不然。

弃礼違命

傳遜云。杜云。棄立長之礼。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乱。愚謂此解易甚。而杜何失之。共王諸子。康王最長。故立之。何謂其

棄立長之礼乎。蓋以當璧之命。在平王。以至幼而姑舍。如杜所云。則以平王為長邪。拠韋龜意。實以有斐于羣望為礼耳。折衷曰。杜不應有此謬疑。傳寫之誤。長當作少。礼謂立少。傳謂指祀羣望。非也。

同惡相求如市賈

傳遜云。杜云。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愚謂宣子意。蓋指當時同心造乱之人。蓬居成然等。非謂棄疾也。故井向答之。如彼味其言。意自見。

折衷曰。前云。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哲。故杜定以為棄疾。宣子意。總乱人而言。非指其人。杜拘。如傳則尤非也。蓬居等。始造事而搃息。舟未嘗召子干。成然雖在蔡。召子干者。觀後以

蔡公之命、今子干所之、亦棄疾也、宣子安遷指遠居等、
有寵而無人

折衷曰、子干亦嘗有寵有於其王、故以寵發之、人之有无不
與寵字、杜云、寵須賢人而固、非傳意、

亡无愛微

折衷曰、叔向以十日所見言之、杜專屬楚人、非、

先神命之

折衷曰、孔云、三望起於先代、故曰先神、迂甚矣、

有民二也

折衷曰、杜解此云、民信之、寵貴四也、馮氏云、君陳蔡並非、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傳遜云、杜云、皆庶賤亦大謬矣、此蓋以子平在晉、乘亂而入、
與桓文相同耳、若言庶賤、則於此時事不切甚矣、

折衷曰、傳說皆得之、杜以下文云、齊桓衛姬之子也、為此解、
殊不知衛姬雖非適、而國君之女、特言之、示非賤出、

不從欲

折衷曰、從欲者、多奢、故杜云、儉也、迂矣、

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折衷曰、杜云、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此樞儒二十
三年傳言之、然彼謂春秋之時、隨從之士、此特云生十七年、
則謂生來年至十七時之臣、與彼本別也、按狄突曰、子之能
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戴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

重耳有年數矣。此毛偃後來臣於重耳，應必在五人中。又子犯是別人，非毛偃，前已有考證。

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

傳源云：杜云：魏犢，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愚讀此文勢並不知此。既云有士五人，又云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又云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則四人明在五人之外矣。據如杜所註，則以趙衰狐偃魏犢三人，曷見而顛頡司空季子乃不及數。又以賈佗益之，取舍無當甚矣。自知難通，故云。蓋叔向所賢，且下文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蔡卻狐先以為內主，則五有字皆並稱可知。豈得子餘子犯魏犢復在五士內邪。二子既在內，而賈佗獨

不與顛頡司空季子，又不在心腹股肱之列邪。故五士必有所指，而下四人不在其內也。必矣。

折衷曰：四人杜必以上文五人當之，固非也。傳必在五人之外，亦泥矣。

君庸多矣

折衷曰：庸字，諸家訓功，未切。又為戰功，則益遠矣。此豈以伐齊言乎。

有事而无業

折衷曰：杜云業，貢賦之業。夫業何必貢賦，拘泥甚。

再當而盟

杜預云：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字盟于方嶽之下。

孔穎達云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
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
諸侯一時朝王卽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
杜言巡守盟于方岳尚與彼義符同明此是周典之旧法也
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
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
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
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為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
與此傳文先由得令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
知然則尚書周官是成王詒令之辭尚書之言定是正法左
傳復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又是明文不得不信蓋周公成

王之時卽自有此二法也

折衷曰尚書周禮无異焉周官省大行人詳耳唯此傳與彼
不同也此傳叔向言方嶽之諸侯相交好之事固不關于天
子之事亦是聖人所定之禮故云明王之制諸儒皆謬

八月辛未治兵

折衷曰杜云習戰下云建而不旆又云壬申復旆之此示將
戰也治兵之美可以見豈其習乎

建而不旆

杜預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也游也軍將戰則旆

折衷曰杜誤傳每及之又考證其籍文長且前已辨之故不
載焉

魯朝夕伐我幾亡

杜預云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无故怨想晉人信之所謂謗惡弘多

折衷曰邾无怨莒以朝夕晉何不知其誣然本欲討取邾之罪適先君薨今復為之會乃不得受其想豈暇檢其言之是非故惠伯之以信蠻夷之詐亦誣也杜以謗惡弘多當之謬矣

魯人懼聽命

折衷曰聽命謂服罪也杜云不敢與盟魯豈得敢與乎

癸酉退朝

折衷曰此句屬子產言癸酉朝諸侯而會日中造于除之事

朝退散子產即命張于除也杜云先盟朝晉似不會此意且

退字无謂

子產筆奉

折衷曰杜云米貢賦之次々字不通孔疏云々豈其然乎

行理之命無月不至

折衷曰孔氏謂晉貢賦之使上云諸侯饋兵好以為事分明是謂凡諸侯之使且晉何每月貢貢之有大謬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杜預云不競爭則為人所侵陵不成為國

折衷曰競南風不競之競與爭不同亦陵何國之為六字一句指晉而言杜陵字絕句破碎不成句且乘字義

以幕蒙之

折衷曰杜云蒙裏也。按非死人而以幕裏之，非人情。蓋一時於野執之，必是圍以帷幄囚之也。下文蒲伏而入，亦可證。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

傳遜云杜云蒲伏竊往飲，李孫水箭筒蓋可以取飲。陸以為非引鄭凡柳毅棚忌毛傳云棚以覆矢，先儒相傳為水與棚通。故此年及二十五年註皆訓為箭筒。蓋彼云毅甲執水，或當如杜美，此言飲水即是水耳。飲水以壺藏於水也。猶飲羽之飲，愚思而考之，時意如執以七月之下句，蓋今五六月之交，天氣炎熱，被蒙以幕，當不勝其焦渴，故以壺漿藏于水，使之涼，而可飲以解渴耳。當如陸說無疑也。且非戰爭倥偬之

時，何緣特取矢筒而用之乎。

折衷曰水之為箭筒蓋以棚字也。棚之為矢覆也。毛傳於詩本不當，況水字而為飲器，遷就之甚也。陸傳二氏之說，疑是顧氏馮氏亦同此。蓋時今六月，當水化為水，以此盛壺以飲之也。但飲水二字似於句有礙，然不外此美。蓋懷錦別饋奉壺水飲一饋以蒲伏焉一饋也。

吾已

折衷曰吾已者，吾已矣哉也。但語有緩急耳。杜云已猶決竟，雖亡害，非語氣也。

驅衝競

折衷曰杜云驅衝車與狄爭逐，此與上不警邊不修備相映。

良

帶杜不思之而淺解何其粗乎

靈土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

折衷曰許今見在胡沈亦未見其滅故杜云皆小國也道房申不他見而與許胡沈連文則亦是國故杜云皆故諸侯楚滅以為邑按若既為邑所遷乃唯民也既遷而安之平王何又復之今連許胡沈言之愚則謂見在之國也孔疏以狐死首丘究哉

葬蔡靈公禮也

折衷曰杜云國復成禮以葬也按國復而葬不待言禮也必是平王助使葬故曰禮嘉之文不備耳杜又云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非也凡既滅之國諸

侯立嗣使奉先祀者傳皆曰禮此亦其例也且此非新立諸侯故雖曰封而復故也何嫌之有

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祭

顧炎武云當從服氏說以二人為季氏家臣其請於南蒯亦稱臣者古人之謙辭耳史記高祖紀注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折衷曰顧說是也是蒯之下屬故稱臣若為蒯臣亦是子韓誓所謂大罪人也

蔽罪邢侯

折衷曰蔽與斷有少間蔽者斷而定罪也周禮尚書皆爾乃施邢侯

折衷曰此卽施生也杜前注云施行罪也後可知正義云杜
无註何粗乎其因語家語杜撰之說况孔晁等何是言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杜預云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傳遜云直與義豈有二邪
折衷曰杜謬則固矣傳以直義為一亦非此本不知道也馮
李驛云看結句當是夫子斷其合義而稱之為直也得之
猶義也夫

杜預云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
重疑之陸祭云先儒或譏元凱此論然叔向之處三事亦未
尽善傳遜云愚雖不知先儒之言卽以元凱強解傳文矣傳
中明白深美叔向而再三婉辭以稱揚之何有疑也豈元凱

心本不取此事而強以合己意耶

折衷曰杜不必其心不取此事蓋以兩也夫為反語後又如
猶字故為此說傳文豈然乎果爾當如論趙盾洩治殊不知
凡傳中言也夫者皆歎義之詞隱三年命以義夫亦然反語
必用乎此左文之例也陸祭直以傳為非別有論禦侮中舉
之辨其誣罔

馮李驛云前曰義也夫似疑其非義後猶義也夫則仍无傷
于義孔氏以兩夫字皆疑怪之詞故但曰遺直不云遺義亦
非

折衷曰孔疏從杜者也安足言但兩夫字何有異義馮亦不
知也

十五年將禘于武公戒百官

折衷曰顧炎武之說畧得之凡廟祀之事載于僖八年此不復辨戒預命職司也存在其中杜直為存戒非

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

馮李驛云批註當前知為句愚意只作一句讀前指乾谿之彼而言夕我早已知其推謀有異于人不可不去也較捷折衷曰分為二句孔疏也杜只云言其多推謀未知亦為二句否異字必為推謀何也

故能薦彝器于王

室
折衷曰彝訓常故杜云可常室之器是對廟器之常字當云燕器也古應有其美恐非常器也

夫有勲而不廢

折衷曰此典下句交互為文杜註此云加重賞非也加賞下文以土田以下是也

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杜預云言福祚不在叔父豈在誰邪

顧炎武云言忘其彝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為叔父乎折衷曰杜叔父屬上絕句受器之福祚何專在今侯王言必不然也顧氏叔父屬下是也然例句為焉在叔父不加其為二字則不通也焉在傳多有之語氣自別且忘彝器是籍談未可以晉侯言今以意註之

司晉典籍以為大政

折衷曰杜泥大政之言以孫伯鷹為正卿非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杜預云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鷹與之共董督
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

折衷曰辛有之子之適晉董督典籍者而云辛有之二子董
之雖古文簡奧遺語不可知此且以一時董督不應以董為
氏況其董督无所見乎今晉字屬上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折衷曰妻喪期而云三年故杜云天子絕期唯服三年孔疏
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諸
儒皆從之夫三年而娶只是達子之志非服三年何得謂三

年之喪愚則謂此必靈王之后景王之母故云三年之喪

一動而失二禮

傳遜云杜云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夫杜於晉元后
喪引此為證謂向饗宴樂不讎除服矣於此又以不遂服為
失禮不自異其說乎朱申曰失二禮謂因喪求器又宴樂以
早然傳以不遂服為非似為失禮者三而止云失二禮者蓋
天子於父母之喪固三年矣若后與天子雖有三年喪之義
而君臨萬國自不容於終服唯哀戚之心宜以年若求葬器
而宴樂則非居喪之心矣故云二禮朱說為當

折衷云馮李驛云朱申謂求器宴樂甚是不則反脫求服馮
辨良然上文二非禮也之言前謂葬器之求非由喪也後謂

宴樂以早此因宴晉使而有是不宜故結之曰一動而失二
禮文理明白矣傳疑三失亦不見一動字也若譏其不遂服
則宴求器不足言也故固不與宴晉使蓋當時天下三年之
喪如有如無故叔向不以此為言其云王雖弗遂可以見也
十六年幾為之笑而不陵我

折衷曰幾字倒句移在而字下始通傳此例多杜訓數豈幾
字之義乎幾殆也杜泥從而笑之言云然不知此笑謂因孔
張失儀凡鄙笑鄭也

刑之類

折衷曰類字不成義服虔已譏類杜不從而為迂解何也
會朝之不敬

杜預云謂國先禮敬之心孔穎達云此孔張失位則是於朝
不敬而子產不以為恥者此其出外會朝大國非謂本國故
註云謂無禮敬火國之心

而
折衷曰此膠柱之說也一時貴賓之席國大夫而失儀是其
人之恥而不與于國若夫平日朝會議政行礼大臣慢惰不
敬貴不在執政乎以一時之失言之則外會內賓何損焉

有賦於軍

富
折衷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言其並非軍賦必
然物子每之而詳矣杜云軍出御賦百乘亦沿其謬也夫國
出軍則有鄉遂之兵知車馬芻糧之賦竟內皆然不須特言
之且上云有祿於國此其榮也出軍賦不足為榮也按賦非

此之謂也。如以賦與陳蔡後，子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之賦，謂賦與兵卒也。蓋孔張大夫而師長，師二千五百人，故云有賦於軍也。

受賑歸賑

杜預云：受賑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

孔穎達云：大夫不得私自出軍，秦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折衷曰：攝祭致賑於君，何是為榮？而子產特言之，且非卿而師全軍而出，何有攝祭之事？恐孔張未得有之，且攝祭之賑，自是公物，何得言歸？必是所受之賑，分與於人也。蓋國出軍之時，孔張以師長故，亦與受賑，又得以歸於人，以為榮。故子

產特言之。

出一玉以起二罪

折衷曰：下有又字，吾失位，似在二罪外，故孔疏以一共一否。與韓子貪為二罪，是豈可相比為二罪者乎？本當云：若韓子云云，獨非罪乎？吾又失位，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失位，韓子成貪，將為用之也。上言吾且為鄙邑，則失位，嫌煩文，省一句，移置於下，與韓子成貪相對比，加又字，見其宜在上，且為四字句，以取姿。左氏此法甚多矣。

必告君大夫

凌雅隆云：韓子以威逼商人，必以賤價取之，故商人欲言君大夫，而下文子產亦曰：強奪商人也。

情

折衷曰韓子亦賢者何以威逼賤取之商人請告者國之貴客不可私成賈也子產本以韓子求玉為非故述初拒之義以諭韓子其私成賈之事知不相聞非謂韓子為強奪也韓子服子產之言而不求玉則賈事自己子產知之也凌氏不求諸事情必以得失宋學之餘習

皆出自周

杜預云鄭本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

折衷曰皆出自周非自曰鄭之言鄭之東遷出于國語左氏曾不見焉甚疑矣

起亦以知鄭志

傳遜云杜云詩言志也竊謂詩言志自作者賦者而言則當

云二三子之志乃云鄭志則是統一國而言矣且下云不出鄭志則益於此難貼蓋鄭志鄭國所誌載者耳

折衷曰杜其言則是也得傳意吾不知焉傳則全不知矣舜曰詩言志固自作者之事然新章而取義亦其志也豈可拘乎鄭志固統一國之言然此謂知鄭國諸子所志亦无妨矣若因下不出鄭志之言為鄭國所誌載者則淺矣宣子之志且問鄭國所誌載而其所賦皆鄭風乃宣子豈不之知而何求知之且云不出鄭志是素知者也然則求知者得非二三子之志乎果為誌則知字為无謂矣

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折衷曰馮氏事字屬下文義俱非也此以和好言之非以事

言也。傳氏以是事為警戒，亦非。

十七年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折衷曰：不有以國，不得有國也。卜于二賦而知之。林云：穆公若無用國之才，其解漫也。其能久乎，不能久也。杜云：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文理相反。

辰不集于房。

折衷曰：杜訓集為安，非也。但集安集之義也。唐歷志曰：集輯同。固然，一輯字為得為輯睦。

書胤征載此事，為胤后賁弔和之辭。夫古文書，後人偽托輯合遺文，散見于諸書者，而成之也。而辰不集于房，取于此傳。此傳為夏四月，故引證之。又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其文明。

白而彼作者不之知，即為季秋月朔，此其偽不可掩者也。此則七論已，而又後之曆家，認偽書為真，推數千年前不可知之年，以爭食之，令否，皆是癡人之夢，可笑之甚也。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也矣。

折衷曰：杜云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不若顧解之切。

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折衷曰：共工，禮記祭法以為九州之霸。他諸書未見帝共工者，然非帝者，則何與諸帝並奉之，所未安也。令旦為帝。

扈民無淫者也。

馮李驛云：訓扈為止，義與戶通。朱子文抄作正，疑誤。

折衷曰：馮說有理。然古之字義，不可以今推。如為正，則大非。

獻俘于文宮

傳遜云杜云欲以應夢夫既滅陸渾已應夢矣乃以此應夢何淺也

折衷曰傳辨是其說亦得

今除於火夕出必布焉

此條當在此間

傳遜云杜云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為災朱申曰言今火向伏而彗以除之所謂除曰明年大火星出必布散為災所謂布新陸取其說愚觀意義二說皆非謂除曰布新者蓋火除其曰則新自布矣今二說以火災為布新大謬矣蓋傳文高簡上言除而不言布下言布不言除乃互用成文耳

折衷曰杜預朱申大意皆得之如以火災為布新其謬誠然今斟酌三家而注之

是其微也

折衷曰此連下八字為一句杜此下施註似絕句

其與不然乎

折衷曰與語辭其字倒故以與字緩之與蓋平聲

水火之牡也

折衷曰水陰火陽當火牡水牝而前云火水之妃此云水火之牡皆相反未知其美或牡妃單言則只是配匹之美與

其以丙子若壬子作乎水火所合也

杜預云水火合而相薄水少火多故水不勝火

傳遜云傳止言合而不及相勝且何自而知其多少也
折衷曰四國水唯衛杜謂水少火多蓋以此也然此豈謂相
勝多少乎大鑿

若我用瓘單玉璫鄭必不火

傳遜云杜云瓘珪也單玉爵璫勺也批說文瓘玉也瓘學者
以瓘為單與玉璫相對非珪也

批衷曰杜以瓘為珪大是強瓘之為玉雖未可知於文理協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此條當在猷傳
于文宮下

折衷曰漢在大辰之東此文孛自大辰之西而及漢也後出
大辰文字而其孛讓經而含于中是左文簡奧處

春秋稽古卷六十二 折衷第二十八傳二十三

